

南華大學

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A THESI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 of Cultural & Creative Enterprise Management,

Nanhua University

臺灣的漳州客家移民文史探討 — 以嘉義縣大林鎮為例

Cultural History of Changchou Hakka Immigrants in Taiwan:

A Case Study of Dalin Township, Chiayi County

指導教授：洪林伯 博士

ADVISOR : Ph.D.Oliver L. Hung

研究生：郭庭菲

GRADUATE STUDENT :TING FEI , KUO

中 華 民 國 一 〇 二 年 六 月

致謝

論文的完成，這過程非常不容易，最重要的是有指導教授洪林伯老師，其專業和耐心使得學生在研究這條路上走得很踏實。

另外誠摯的感謝方禎璋老師，提供了許多客家珍貴的資料，使學生獲益匪淺，也不辭辛勞地為學生解惑。

在學期間也非常感謝楊聰仁老師、萬榮水老師、黃昱凱老師、黃淑基老師熱誠的指導，謝謝陳寶媛主任的關心與鼓勵。

感謝歐崇敬老師、趙家民老師在論文上給予珍貴建議，使論文趨於完整。

感謝父母與家人給予生活上及精神上最大的支柱，有了你們的支持與關懷讓我無後顧之憂，而能順利完成學業。

南華大學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一〇一學年度第二學期碩士論文摘要

論文題目：臺灣的漳州客家移民文史探討-以大林鎮為例

研究生：郭庭菲

指導教授：洪林伯博士

論文摘要內容：

臺灣客家族群的觸角早已深植在各個鄉鎮和角落，近年來客委會致力於對客家語言和文化的推廣及保存，臺灣眾人皆知的客家聚落就屬於桃竹苗和屏東六堆地區，因為顯性的客家文化指標在桃竹苗和六堆的地區非常的明顯再加上客家族群數相對的集中於這些地方，還是有許多地方有客家族群的足跡，但相較於北部客和南部六堆，大林鎮是呈現較隱性的型態。

本研究主要以文獻為主軸，以論述性的方式探討臺灣漳州客籍人士的遷移過程，再以臺灣漳州客家發展之背景對大林鎮進行田野調查，藉由探討臺灣客家移民文史資料來了解大林鎮客家分布情形，並依據田野資料對大林鎮漳州客家分布進行分析。

調查結果顯示，大林鎮以福建漳州客家族群為最多數，分布於大林鎮的東北邊，分別是三村里、三角里、溝背里、義和里、內林里、過溪里、三和里、大美里。其原因以移民文史資料認為，初期墾首大林鎮為福建漳州海澄人薛允珍，又帶領部屬和族人在三角里築十股圳，引梅山下游溪水和華興溪之水源入東北地區供人民使用，生活因此得到便利。另一因素認為，在清領時期臺灣分類械鬥頻傳，基於同祖籍地緣、族群認同和政治操弄之影響，不同族群更加的團結，而產生漳州客家族群現況所分布的現象。

關鍵詞：漳州客家、移民、族群認同

Title of Thesis : Cultural History of Changchou Hakka Immigrants in

**Taiwan:A Case Study of Dalin Township, Chiayi
County**

**Name of Institute : Department of Cultural & Creative Enterprise
Management, Nanhua University**

Graduate date : January 2013

Degree Conferred : M.B.A.

Name of student : TING- FEI KUO

Advisor : Ph.D. Oliver L. Hung

Abstract

The Taiwanese Hakka tentacles have been deeply rooted nearly everywhere. In recent years, the Hakka Affairs Council has been devoted to promote and reserve the Hakka language and culture. The most famous Hakka communities are located in the Tao-Chu-Miao and Liutui of Pingtung county because the culture dominance is very obvious in those areas. However, the Hakka steps can still be found in other places. For example, the Dalin township of Chiayi County is a place with implicit Hakka characteristics compares to those two areas mentioned above.

This study uses literatures as its core to describe the immigration process of the Changchou -Hakka people of Taiwan. Then the study performs fieldwork on the Dalin town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background of the Changchou -Hakka.

The results shows that most of the Hakka in Dalin are from the Changchou , Fujian. Most of them spreads on Sancun 、Sanjiao 、Goubai 、Yihan 、Neilin 、Guoxi 、Sanhan and Damei. Based on the immigration documents, a person called Yunzhen Xue is one of the people who first arrives in town and lead his people to build Shigu Canal in the Sanjiao. They drained water from the Meishan township and Hwuasin river to the east north area for people to use and make their life more convenience. There is also another factor that may cause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people, which is the frequently fights in the Chin dynasty. Due to the origin, geographical, ethnic identity and political reasons, those fights unite the Hakka people from different group and defend the attacks. Those two factors lead to a current distribution of the the Zhangzhou-Hakka group.

Keywords : Changchou -Hakka 、 Immigrants 、 Ethnic identity

目錄

中文摘要.....	ii
英文摘要.....	iii
目錄.....	iv
表目錄.....	vi
圖目錄.....	vii
第一章緒論.....	1
1.1 研究動機.....	1
1.2 研究目的.....	3
1.3 研究限制.....	4
第二章文獻探討.....	6
2.1 客家民系的形成.....	6
2.2 臺灣客家移民.....	10
2.2.1 粵籍客家移民.....	10
2.2.2 漳汀客家移民.....	11
2.3 臺灣客家文化.....	13
2.3.1 客家特性.....	13
2.3.2 客家信仰.....	15
2.3.3 客家宗祠.....	18
2.3.4 客家建築特色.....	19
2.4 客家族群認同和情感的連結.....	23
2.5 小結.....	26
第三章研究方法與執行.....	27
3.1 研究流程與架構.....	27
3.2 研究方法.....	30
3.2.1 質性研究.....	30
3.2.2 個案研究.....	31
3.2.3 文獻分析法.....	32
3.2.4 田野調查法.....	33

3.2.5 深度訪談法	34
3.3 研究設計	36
3.3.1 研究範圍	36
3.3.2 訪談對象	39
3.3.3 訪談大綱	42
第四章大林鎮客家分布與移民探討	43
4.1 大林鎮客家分布情形	43
4.2 位於大林鎮東北邊的漳州客	52
4.3 漳州客家為何聚居東北邊	53
第五章結論與探討	58
參考文獻	61
附錄一訪談內容	66

表目錄

表 3.3.1-1 嘉義縣大林鎮各里面積數	38
表 3.3.2-1 研究對象表.....	39
表 3.3.2-1 研究對象表(續一).....	40
表 3.3.2-1 研究對象表(續二).....	41
表 4.1-1 清領時期嘉義地區分類械鬥與抗官民變事件表	56

圖目錄

圖 2.1-1 羅香林描繪的客家遺著路線	7
圖 3.1-1 研究流程.....	28
圖 3.1-2 研究架構.....	29
圖 3.3.1-1 嘉義縣大林鎮行政區域圖	37
圖 4.1-1 本研究調查大林鎮客籍族群分布圖	51

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動機

臺灣是座美麗的島嶼，歷史上經歷了不同時期的移轉背景、不同國家和民族遷移的發展，在這樣的過程中留下的是豐富的文化足跡以及對歷史有著共同回憶的人民，因而讓後人有機會更了解臺灣的文化歷史，使在這塊土地生活的人們更珍惜著這座繽紛的寶島。

從一開始對環境的不熟悉到後來慢慢對地方有所了解，正是對於這片土地的情感累積，從文獻裡提到關於人與土地的關係，包含了土地倫理、土地情感及土地認同；也就是說在人與土地的關係裡，認同土地、發現自我的土地情感後，從而自省，且建構出一套屬於自己土地的倫理，而這套倫理觀來自於土地的認同和情感累積(邱怡亭，2011)。因為和這片土地長期的相處，認識了不同的人事物，也看到了不同的風景，所培養出的情感和相處過程對於我是最大的回憶和禮物。

在研究客家族群的過程中真的能讓研究者對於這片土地不熟悉的慚愧，住在屏東的我每每到了萬巒或美濃遊玩，總是以客人的角度來看客家人和客家文化，小時候對客家人這個名詞很陌生，求學過程中也不會去想到自我族群的問題，到了研究所接觸了文化範疇的課程，而意識到對自己國家族群的不熟悉，但經過這次的研究過程發現，原本只是一位局外人的角度來看客家族群，到了解融入了客家族群，最後卻發現研究者原來也是客家族群一員，更加深了對自我族群的認知與了解，族群認同的建構正發生在研究者自己身上。

最初訂定研究方向時，研究者研究前心中有個疑問：大林鎮會有客家人嗎？擁著這樣的疑問找了資料，卻發現大林鎮早期反而是全嘉義縣客家足跡最多的地方，經由文獻記載了解到大林鎮初期開墾以客家人居多，依嘉義縣誌(2008)中記載，大林鎮是嘉義縣福佬客人數最多的地方，日治時期昭和元年(1926)，大林鎮住民祖

籍是廣東省潮州府的有 300 人，祖籍是廣東省嘉應州的有 3500 人，祖籍是廣東省惠州府的有 500 人，以上總共有 4300 人。不論這樣的記載過程有無疑問，在當時這樣的統計數據已佔大林鎮總人口數一半以上，證明了大林鎮早期有很明顯的客家文化融入其中，經過時代的變遷從原本顯性的客家族群因受了閩南族群的文化影響成了隱性客家族群。

近幾年來行政院客委會積極的推廣客家文化，增設了客家電視臺和客語檢定，各大專院校也能看到客家相關的系所成立，讓人民更能了解不同的族群文化和保存，一般民眾普遍知道的顯性客家人多是分布在桃竹苗或南部六堆地區，到顯性客家人多的地方很明顯的能聽到客家話，品嚐到屬於客家的美食，欣賞到客家獨特的染布服飾和特有建築樣貌等，屬於客家文化的氛圍非常濃烈，那麼隱性的客家人呢？不會說客語，被閩南族群同化的文化習慣，沒有明顯的客家表徵，那他們是否會是被遺忘的隱性客家族群？

在進行大林鎮的客籍族群調查過程中，研究者面臨最大的問題是，絕大多數的受訪者雖然知道祖籍來自何方，但卻故以不表態，其祖籍所可能代表的族群意義，也就是說福客的定義在農村聚落中的意涵並未普及，或者是潛在性抵制，可能的主要原因是大部分的聚落居民認為，在父祖時代就已用臺灣話作為日常生活的用語，那不叫臺灣人又要稱為什麼人？甚至有部分民眾認為福佬客一詞具有貶低的意涵，故而不願意表態承認，另外，清國對於臺灣的人群分類係根據祖先來源地，區分福建與廣東，但不區分福佬與客家，前者依據語言分類，後者依據父系祖先的來源地，也就是說，來自福建的客家人算福建人，來自廣東的福建人算廣東人，日本統治臺灣後卻仍然沿用清國的分類架構，然而，日本人誤以為福建人講福佬話、廣東人講客家話，因此利用語言來定義福建人與廣東人，從此兩套交錯的分類概念就這樣錯誤的被混用而幾乎變成重疊了。

有關客屬族群的人文調查，由於過去百餘年來行政上的誤差措施，導致在還原族群根源上有一定程度的困難，主因多年來臺灣的客屬族群除了政府在方言政

策的壓縮外，臺灣在 1960 年代以後經歷都市化與工業化變遷，造成大量客家人離開原先居住的傳統客家村，進入都市就學或就業，對於客家族群在語言文化傳承方面的影響甚鉅(林信丞，2008)。工業化、離農，與土地切斷關係，離開故鄉到都市讀書、謀生，所謂的發展就是要和自己的土地、自己的家鄉甚至和自己的文化切斷關係。當然這種現象雖非針對客家族群，然而客家卻正好是這段時間偏遠地區集體命運的主角。

因此就臺灣四大族群之一的客家族群作為研究的動機來探討臺灣的客家移民文史資料，接著以地利之便，針對嘉義縣大林鎮二十一里來做為尋找隱性客家人的範圍，進而了解嘉義縣大林鎮客家族群的分布情形，最後再以田野調查所獲得的現況調查資料加上歷史事件進行大林鎮漳州客家移民分布之因素分析。

1.2 研究目的

臺灣客家族群的觸角早已深植在各個鄉鎮和角落，近年來客委會致力於對客家語言和文化的推廣及保存，臺灣眾人皆知的客家聚落就屬於桃竹苗和屏東六堆地區，因為顯性的客家文化指標在桃竹苗和六堆的地區非常的明顯再加上客家族群數相對的集中於這些地方，還是有許多地方有客家族群的足跡，但相較於北部客和南部六堆，大林鎮是呈現較隱性的型態，因為本研究調查過程中所接觸到的客籍族群幾乎不會講客家話，縱使知道上一代是客家人，對於客家語言仍然未保留，基於這樣的社會現象才會讓多數人認為不會講客家話就不是客家人。

文資法於 1982 年制定後 帶動了中央政府到人民對文化保存觀念的提升，相對的本土意識也由中而起，(邱榮裕，2007)近代臺灣客家運動的興起，以 1987 年《客家風雲雜誌》的創刊作為畫分的起始，較有代表的意義。主要的原因是此雜誌創刊後，不僅鼓吹了當時臺灣地區的客家意識以後並激發起臺灣客家族群“還我母語”的社會運動，促使政府開始注重客家族群的權益與政策的制定。在本土

意識提高下越來越多以不同視角和型態來作客家的學術研究，而能讓客家發展至今的歷史趨於完全。

本研究主要以文獻作為主軸，以論述性的方式探討臺灣的客籍人士遷移過程，再以臺灣客家族群發展之背景對大林鎮進行田野調查，來了解大林鎮漳州客籍人士分布情形，研究目的如下：

1. 了解臺灣客家移民文史資料
2. 建構出大林鎮客家分布情形
3. 依據田野資料對大林鎮漳州客家分布進行分析

1.3 研究限制

至今在大林鎮居住的客家居民以長者居多，訪談中年歲最高的也有 95 歲，但蒐集資料的這段期間較無法能有完整性和豐富性，因為人口凋零，或是家族已搬離原居地，只能從少數資料和耆老的記憶來得知是為北客，再更深入問到原鄉是從何而來卻無法得知，田野過程中曾經遇過當地已經 86 歲的耆老推薦研究者有更適合的耆老訪談對象，當研究者到那位耆老家欲訪談時卻被告知此位耆老身體狀況不佳不方便進行談話，很可能的，資料就少了那麼一筆。

另一方面，也因為訪談對象必定是為個案，研究者本身難以拜訪各里的每一戶居民，無法擁有上百份的研究數據，假設使用量化問卷，研究者又考慮到對研究問題較不容易有更深入的了解，而選擇了不以量取勝的質性研究方法，加上臺灣的客家居民經歷過兩三百年歷史的變遷，以深入訪談來勾起耆老的記憶對他們而言是吃力的。

因此，本研究主要是以族譜加上耆老對歷史的口述資料作為撰寫內容的主要

依據，來得知大林鎮各里的客家分布，再運用蒐集到的第一筆客家分布資料並佐以文獻探討出大林鎮漳洲客家移民現象的影響因素。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共分成三節,先就客家民系的形成來論述,再探討臺灣客家移民的背景,了解粵籍客家和汀漳客家在臺灣的移民發展背景,最後了解何謂客家文化,而客家文化下包含了客家特性、客家信仰、客家宗祠和客家建築特色,就以與本研究相關的議題來加以描述,運用臺灣客家移民發展背景基礎來對大林鎮二十一里進行客家分布調查和漳州客家移民因素探討。

2.1 客家民系的形成

客家族群是臺灣四大族群之一,除了原住民,另外的福佬人和外省人都是早期從中國輾轉移居而來。客家民系的形成至今仍是諸多學者議論的歷史性問題,是一個歷時千年的族群輾轉播遷史事,其中牽涉到朝代更迭、戰亂避禍、自然災害以及人口過度膨脹等因素,而塑造出的族群型態。陳運棟(2005)引用大陸學者陳修說的一段話:

客家研究最主要的問題,就是客家的源流問題,不弄清這個問題,就無從著手研究客家歷史上一系列存在的問題,如客家稱為由來、客家文化、客家方言、客家風俗等等,一句話,沒有客家源流問題,也就談不上客家,更沒有客家研究。

雖然客家源流的爭議至今仍然持續著,也因此可以知道客家源流的重要性。客家民系屬於漢族裡的其中一個民系,並不是原本就在中國南邊已有的民系,就羅香林(1973)對遷徙動機分為五個時期:

第一次大遷徙:在東晉永嘉年間。五胡亂華,國都由洛陽遷往南京,中原一帶胡騎縱橫,兵荒馬亂,大批貴族名流及平民百姓紛紛往江南遷移。為了避難,客家祖先也紛紛南遷,渡過黃河,到達湖北安徽、河南南部,及江西一

帶。

第二次大遷徙：在唐末至宋，主要是受到黃巢之亂的影響，迫使客家先民遷移到安徽南部、江西東南部、福建西部與南部、廣東東部東北邊界等地區。

第三次大遷徙：發生在南宋末到明代初年。蒙古人入主中原，宋室南渡，當時居住在江西南部、福建西部的客家人也隨著遷移到廣東東部和北部，並擁護宋朝王室，和蒙古軍隊對抗，犧牲壯烈。

第四次大遷徙：在明末清初到乾嘉之際。受滿人南下入主及內部人口膨脹等因素，由廣東東部、北部及江西南部遷往廣東中部及濱海地區，及四川、廣西、湖南、臺灣，且有一小部分遷到貴州南部及西康的會理。

第五次大遷徙：在清乾嘉以後，因受土客械鬥及太平天國事件的影響，由廣東中部的新興、臺山等地遷到廣東西部的高、雷、欽、廉各州，遠的到海南島。以下為羅香林(1973)所描繪的客家移民路線(圖 2.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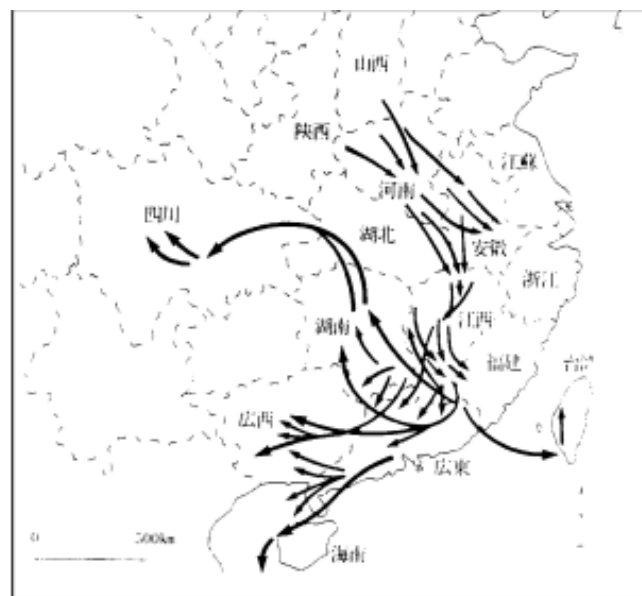


圖 2.1-1 羅香林描繪的客家遺著路線

至於客家民系是為漢族其中之一的民系，就林開欽(2009)認為客家民系的形成有四項特徵缺一不可：

1. 有脈絡清楚的客家先民。
2. 有特定的地域條件。
3. 在特殊的歷史年代。
4. 有獨特的客家文化。

其四項特徵所指的是客家民系是經由中原南遷與閩西、粵東、贛南的土著和少數民族結合而成為閩粵贛邊的客家民系先民，這在南遷之間經歷了安史之亂、黃巢大起義，漫長的遷徙至有特定地域條件的閩粵贛邊區域，地域條件包含了安定的生活環境、良好的耕作田地、便利的交通環境，在南遷特殊的歷史年代與當地人發展出獨特的客家文化方之為客家民系的形成。從語言構面來說，“客家”兩字應從少數民族的習慣用語中去解釋，華南地區的少數民族習慣把新進的漢人稱作為“客家”以有別於他們自身，並認為客家人是華南半漢半畚的新興民系，約十世紀時客家先民出履畚地，其身份為司豫移民後裔，之後與畚族通婚，“客家”之得名即由此土客關係之建立，也就是畚族對外來漢人的稱呼(張光宇，1996)。客家是一個文化的概念，而不是一個種族的觀念，界定客家的典型文化特徵應包含四種因素：共同的地域、共同的語言、共同的經濟生活、共同的心理素質(謝重光，1999)。客家民系是由南方各民系融合而成的客家民系(陳支平，1997)。遷至贛南、閩西和粵東北及江西中北，這些地方都為今天的客家大本營，是為初次的大遷徙，主要移入的贛南地區原本就有漢人居住，與先前即在贛南區的和民族混居(王東，1998)。起始年代和過程各有專家學者用不同的構面來將其定位，但也有學者主張歷史上並不存在客家中原南遷史，而是指客家人並不是中原移民，他既不完全是蠻，也不完全是漢，而是由古越族殘存者後裔，與秦統一中國以後，來自中國北部及中部的中原流入，互相混化而形成的人們共同體(房學嘉，1994)。另在陳運棟(1994)則將客家人的遷移歷程分為六個階段，如下：

第一時期：秦始皇併吞六國統一中國後，曾派遣屠睢發卒五十萬戍五嶺，以防南蠻的侵犯。接著以任囂尉南海，趙陀以龍川令行南海尉事。

研究“客家民系”的將這一支派稱為“北江客人”或“先客”。

第二時期：東晉永嘉以後，五胡亂華，中原一帶成為胡人天下，胡騎縱橫，兵荒馬亂，人命如蟻。一般所謂「冠帶紳耆」的貴族，紛紛隨東晉政府向南播遷。歷經湖北、河南南部、及安徽、江西、沿長江南北岸，進入江西贛江流域。休養生息，勞困漸蘇，他們才能獲得比較安定的生活。這批相率南遷的漢人，當時稱為「流人」。

第三時期：唐朝末年，中國內地人民的第二次大遷徙。這一次的大遷徙是由“南詔”的內侵而引起的。

第四時期：宋太祖的統一中國，結束了五代十國分爭割據的局面，而陸續南下的漢族，才得以稍過安適的生活。然而，不久又有了西遼的侵逼。遼亡之後，金人南下，高宗的南渡，元人的入侵，客家先民，迫於外患，不得不再一次的往南遷移。

第五時期：明末流寇之禍，可以說是漢民族有史以來罕見的變局，清軍始而入援，繼而入侵，每至一地，姦擄焚殺，無所不用其極，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尤為慘絕人寰。史家說：“亡國之慘，莫過於明”... 這一時期客家人的遷徙，約有下列四種情況。(一) 前代客家人住於廣東者，多屬山地，田畝少，收穫不敷食用，經過有明一代的休養生息，人口膨脹，資力日充，需要向外擴張。(二) 清兵逼近閩粵之際，客家節義之士，多起兵勤王，抗爭失敗，無法留居原地，而被迫遠走他方。(三) 清初“遷海覆界”所引起客家人向沿海地區的遷移。(四) 清初四川、廣西地區的荒落，臺灣中北部的開闢，政府招人墾殖，促成了客家人的西遷與東渡，由山地向平原，由平原向都市，以及向海外發展的行動。

第六時期：清代乾隆、嘉慶年代以後，客家人在臺山、開平、四會一帶，因人口激增，勢力擴展，耕田所獲，不敷應用，乃向土著租賃土地，以耕以殖，藉廣收益。客家人素極儉約，不數年，便由租賃進而收購，雖是公平交易，畢竟引起土著民系的不滿，積怨既久，終於相互攻殺。後經廣東巡撫蔣益澧，議令土客聯合，另畫赤溪一廳，互易田地，一場風潮，始獲解決；惟赤溪土地澆瘠，不足容納為數不少的客家人。官方乃撥款二十萬兩，配合地方自籌，分給自願往各地墾殖謀生的客家農民，成人者每人八兩，未成年者，每人四兩，各發執照，使往他處墾殖。

客家民系的形成，是一個動態的歷史過程，以不同形態的客家先民遷入閩粵贛三省邊區大本營地區為基本前提(王東，1996)。

由上所述得知，客家人多次的遷徙原因主要是受到政局變動、天災戰亂及耕地不足、謀生困難的因素而有了遠走他鄉的念頭。客家族群辛勞的源遠流長的遷徙，這過程從北往南，最後到了廣東東北、江西東南邊和福建西南一帶，甚至移民臺灣等海外各地，其實最終目的無不是渴求安定的生活，因而有了如此艱苦的歷史發展。

命運多舛、總是顛沛流離的客家族群，在特殊的時代背景及遷徙的地理環境下，淬礪出愛鄉愛園、勤勞堅強、開拓進取等特性，也造就了異於他族的獨特文化及民族氣質(羅香林，1992)。

2.2 臺灣客家移民

2.2.1 粵籍客家移民

粵籍客屬族群最早何時移居臺灣？中國史書或臺灣方志，未有明確記載。1898年猶裔德國史學家 Ludwig Riess 著《臺灣島史》第三章〈客家渡臺之原委(1368~1600)〉，係依其訪荷蘭調查有關臺灣的檔案及史料而寫成。其中有這樣

的敘述「…從中國大陸流浪而渡臺的客家族，散住在臺灣島西部及平原的諸種族之間。到十七世紀中葉，荷蘭人與臺灣島酋長之交由客家族擔任譯翻，他們與中國人毫無差別。對臺灣物產與外國交易也盡了大力。」，林衡道先生《鯤島探源》的說法，認為「明永曆三十六年（1682），廣東的客家移民楊、張、鄭、古等四姓，率族人墾車城東南三公里之荒地，建立村社，稱為保力。」《屏東縣志》將此項看法列入。清康熙 22 年(1683)，滿清平定臺灣，未免臺灣再成反清的根據地，限制人民往來。翌年依施琅之建議，取消海禁，但設有管制措施：(一) 大陸人民渡臺需領照單，經分巡臺廈兵備道稽查，再得臺灣海防通知驗可，始許放行。(二) 來臺謀生的移民，不准攜帶家眷。(三) 嚴禁粵中惠、潮之民不許渡臺。由於第三則之限制，開放之初來臺客家人以嘉應州屬所謂四縣人士居多，亦有少許閩西人士。日人伊能嘉矩的《臺灣文化誌》這麼記載：「廣東鎮平、平遠、興寧、長樂各縣人士，於康熙廿五、六年間渡海來臺，企劃於府治附近從事拓殖時，發覺以歸閩南人佔有而無餘土，僅於東門外邊墾殖菜園，正求出路時，於下淡水溪東岸流域發現未拓草地存在，乃相率移此，協力從事開墾，田園漸次增大，生齒日繁，本籍民聞之，接踵移來者倍多。」

2.2.2 漳汀客家移民

閩南與臺灣一水之隔，據傳，商滅曹後，一支曹人南下，越過臺灣海峽，進入臺灣，成為臺灣高山族中曹部落的先民。三國、隋代對臺灣都有所經營。《臺灣通史》載：澎湖地近福建，海道所經，朝發夕至，漳泉沿海之黎民早已往來，耕漁並耦。隋大業六年(610 年)二月，隋煬帝命武賁將陳棱、朝請大夫張鎮周率萬餘人，從義安郡（曾置郡治于綏安，時轄雲霄地西南萬川等 5 縣）沿海啟航抵流求，漳州沿海部分民眾被征隨行。宋元時期，閩南人開始移居臺灣，成為閩南文化在臺灣傳播的使者。宋代即有比較可靠的記載，如宋代樓鑰的《汪大猷

行狀》和周必大的《汪大猷神道碑》。記載當時泉州一帶的老百姓已經到了平湖（今澎湖）。還有族譜記載，福建目前已發現的有文字記載的最早遷居臺灣的是北宋末南宋初的德化縣龍井的蘇氏族人。據蘇氏七世祖蘇欽寫於南宋紹興三十年（1160年）《德化使星坊南市蘇氏族譜》序文雲：“蘇氏宗派分于仙游南門、興化涵頭……臺灣，散居各處。”蘇姓遷居臺灣至少可以上推到北宋年間。據地方史料記載，早在南宋祥興二年（1279年），就有兩批漳州人去臺灣。一批是參加護衛南宋末代小皇帝南逃的將士，他們在廣東被元軍擊潰後，一部分人突圍，逃往澎湖、臺灣避難；另一批是同年四月元軍進攻東山時，沿海百姓為避難而舉家渡海到澎湖、臺灣安居。明代，朱元璋遷界，實行鎖國政策。將澎湖居民遷回福建。但是，仍有很多沿海的居民苦於徭役、賦稅，逃到那邊去。漳州遷臺姓氏目前已知最早見諸古譜文字記載的有三種說法：一是長泰人楊廷濟。據清嘉慶年間編修的《陶塘洋楊氏家譜》記載：楊廷濟的先祖楊統，于唐初隨陳元光入漳，楊統的十五世孫楊仕休，是長泰陶塘洋楊姓始祖，楊仕休長子楊令聞，因任官職遷往甘肅四川，于宋天聖元年(1026年)又遷回漳州，定居長泰人和裡陶塘洋，即今陳巷鎮雪美村，為陶塘洋楊姓一世祖。十九世孫楊廷濟，名宜，據世系推算約於明永樂年間(1403—1424年)遷往臺灣。二是據《南靖雙峰丘氏譜》記載：明成化二年(1466年)南靖縣書洋雙峰丘氏家族的八世孫丘國旺、丘國時、丘國平三兄弟遷居臺灣淡水。自此雙峰邱氏第十世至十五世都有後裔遷往臺灣。三是據《青陽范陽盧氏族譜》記載，明成化年間(1465—1487年)長泰青陽三世盧志盛渡海入臺，墾荒創業，後裔遷臺南，經 300 多年來的傳衍已成望族。清嘉慶年間，盧姓後裔遵祖訓回長泰尋祖。

由上述可得知漢人遷臺族群乃為漳州最早進入臺灣，到清領時期移民入臺的閩籍人士大為增加，進入臺灣後墾殖土地遂而發展，如大林鎮最大姓氏簡氏祖籍為福建漳州南靖，即是最早進入大林拓墾，嘉義縣志中所描述日治時期的戶籍調查及祖籍歸類方式應有錯誤。

2.3 臺灣客家文化

2.3.1 客家特性

客家人歷經幾次的大遷徙後輾轉渡海來臺，但並不是一來臺灣就在某地定居，必定是再移民後才在某個地方居住下來，而在遷徙的過程中發展出不同於其他漢民族的特性。講到客家特性一般民眾勢必會去聯想我們對客家所認知的意象，而我們腦中現存的客家意象，只是作為我們認識客家文化的一套工具，不僅是過去對客家人、事、物經驗的產物，也可能是因為價值信念而深信經驗的存在，亦即可能是先入為主的觀念，也可能是過分類化甚或是以偏概全(王雯君，2005)。也就是說普羅大眾對於客家特性的印象來自於不完全的訊息接收，而這樣的現象對於客家族群而言是種不合理的對待，應從書籍或文獻來多方面的了解客家民系起源的發展過程中客籍族群經歷了艱辛的遷徙和發展到贛閩粵邊區最後移民海外的拓墾背景所孕育出客家特性的獨特之美，當了解了客家民族精神背後的酸甜苦辣，在現實社會中會油然的對客家族群擁著敬佩的心和感動。

所謂的族群特性即是，擁有相同血緣的客家族群在相同的的族群文化影響下，有其獨特的文化、語言、風俗習慣及特有獨立性格之特質的一群人劉惠玲(2005)。劉惠玲(2005)認為客家特性是：(一)、刻苦耐勞精神：早期客家人的祖先，為了逃避戰亂而南遷；能忍耐苦難，不以貧困為恥，以強健的身軀和克苦的精神掙扎生存下來。(二)、剛強弘毅的精神：祖先們遠離故鄉，雜居於先住民或原住民之間，或居於山間貧瘠地區，有時甚至受到外敵的攻擊，因而產生自我保護及尚武的風氣，同時也養成了處世的謙虛，守信義而勇敢的氣習。男的富於剛毅、沉著的氣概；女性則拒絕纏足恪守健身之道。(三)、劬勤創業的精神：客家人雖遠離家鄉，但卻始終富於勤儉自持、創業的精神。女性努力農耕和家事，而不使男性有後顧之憂，可放心地到他鄉或南洋開墾事業。(四)、團結奮鬥

精神：客家人遠離故鄉到異地，他們互相幫助，團結一致對抗外敵的欺侮與壓迫，也因這種精神一直延續至今客家人無論在社會上遇到困境，在其他人的眼裡，客家人始終是最團結的一個族群。

客屬總會(1985)一文中指出，客家人秉性維持傳統、歷經變亂流離遷徙，因而養成刻苦耐勞，堅卓進取，剛強弘毅，冒險犯難，團結創造，熱愛自由及愛國愛家的民族精神。高木桂藏(1991)對於客家特性的描述是：強烈團結心、進取和尚武精神；維護文化與傳統的自信；重視教育；對政治高度趣向；女性勤勉。

(蕭仁釗，2000)綜觀各客家學者領域歸納客家人的精神、特性或文化方面，認為客家人是：

- (一)勤勞的，勤以勞動以維生計
- (二)刻苦的，忍受苦難的，不以貧困為恥，刻苦得以求生存
- (三)剛毅的，不畏艱難，持之以恆的
- (四)硬頸的，不向環境困苦艱難低頭的，精神上自我期許
- (五)婦女是堅苦耐勞，自重自立的
- (六)保守的，客家人的生活習性上基本上是承襲前人的方式。

江彥震(2003)指出客家特性即勇於開拓、艱苦創業、勤儉質樸、革命進取、愛國愛鄉、誠摯團結與敬祖睦宗。

曾逸昌(2005)把客家特性進一步分析為正面與負面的形象，正面是指「開拓、進取」、「刻苦耐勞、務實避虛」、「個性剛強、弘毅」、「質樸無華、節儉」、「我群意識以及好客」、「重視教育、敬重文明」；而負面的有「重鬼神、信天命」、「心胸狹窄、剛愎自用」、「保守、安命」。

綜觀國內外學者對於客家特性的描述，共通點均為團結和刻苦，客家族群特性的背後擁著秦朝至東晉間因戰亂被迫遷徙的耐苦精神，以及南遷至贛閩粵邊所共同發展的客家民系和渡海來臺的團結意識，無不述說著極為堅定和令人

感動的客家特性也更加深了客家民族對自我族群的認同。

2.3.2 客家信仰

(一)家神祭祀特性

由於客家族群有著飲水思源不忘本的敬仰精神，對於先祖的辛勞拓墾而使得後輩子孫有著更好的生活，是晚輩族人所不能忘記的，而有所謂的「祖在家，神在廟」的觀念，因此可以看到客家地區單一性村多有宗祠的存在，像是大林鎮東北邊的溝背里、內林里，這兩里為姓江和姓簡的單一姓聚落，里內均有著家族性的宗祠，每到祭祀時間全臺灣姓江和姓簡的族人均會回到各自的宗祠來祭拜先祖，至於神明信仰則是兩里共同合祀一間寺廟，可見客家族群對於家神的重視，目的即是提醒後人要常擁著感恩的心來緬懷先人。

劉還月(1994)對於家神祭祀有著敘述，傳統的客家人，對民間信仰的態度，和福佬或其他族群的人有極大的不同，客家人以敬家神為主，廟神為次。家神也就是祖宗牌位，這部份包括家裡的公廳、宗族的祠堂以及同姓的家廟，裡面供奉的清一色是祖宗牌位，宗族繁衍多代，親屬龐大者，廳中可能要擺上十幾座牌位，依各世各房的不同，按後尊前卑，左高右低的順序，一一排列在祖龕上，除此外不見任何神明，如果是移民較晚，繁衍較簡的家族，只要一、兩座牌位就足夠了，空出來的廳堂上，大多寫上一個巨大的「壽」字，也不會出現其他的神明。但是敬祀神明的觀念，在客家社會當然也存在，只是神明都奉在廟裡，不管是人群廟，村莊內的角頭廟或者家宅專祀的土地小祠，都是完整而獨立的祭祀空間，和住家劃分得一清二楚。在祭祀的優先順序方面，往往也是先祭祀過祖廳中的家神，再另備一付牲體去祭天公和祀廟神(有些地方則同時進行)。先敬家神而後廟神，都不用同一付牲體，先後之別代表親疏關係，不用同一付牲體，關係著神明和家神的地位尊卑，客家人如此獨特的祭祀方式，清楚

地表示家神和廟神雖有親疏之別，但廟神的地位仍較尊於家神。

綜觀臺灣的客家依循不同節氣、不同地域所舉行各式慶典活動，可以明確感受得到「信仰」是客家虔誠的心靈寄託。無論是在地發展出來的宗教信仰，還是從中國原鄉引入的神明，經過兩三百年的落地生根，都已經過化存神，成為臺灣本土客家的精神支柱。

(二)三山國王信仰

說到客家族群的民間信仰一般人都會想到的是三山國王，認為有三山國王廟宇的地區一定會有客家人存在，但這樣的說法並不是絕對，以大林鎮為例，就現況調查發現東北邊都是為漳州客籍族群主要聚居地，亦是早期較早進入大林拓墾的先民，探訪了東北邊的廟宇也並未發現三山國王的祭祀信仰，反而是在粵籍客家族群聚居的西南邊有三山國王的祭祀圈，單就大林鎮的情況，為何三山國王只存在於粵籍客家族群的生活圈中，張衛東(1991)有如此描述：

海陸豐潮汕民系敬奉“三山國王”，大埔、豐順、揭西等毗鄰潮州的客家人、香港和海外的客家人也普遍接受了“三山國王”信仰。梅縣泮坑山間也有座“三山國王”支廟，然敬奉得不如潮汕勤。

也就是說除了潮州、揭西、梅縣泮坑山等地的居民視三山國王為守護神之外，其他地區的客家人大多不以三山國王為守護神，再者三山國王是起源於廣東省揭西縣三位山神，大王獨山、二王明山、三王巾山，這也就為三山國王是粵籍客家的主要信仰之一有了舉證。

但同樣的問題卻產生互相矛盾的情形，在臺灣最多三山國王廟宇的地方是宜蘭，據《噶瑪蘭廳志》記載：「嘉慶庚午四月開疆，編查蘭屬三籍戶口，有漳人四萬五千餘丁，泉人二百五十餘丁，粵人一百四十餘丁。」境內從拓墾至今都是福佬人最多而粵籍客家佔少數，卻有三十一座三山國王廟的存在，因此讓人產生了疑問，原本在大陸只有粵籍客家族群所信仰的神祇來到臺灣後卻成為閩粵族群的共同信仰，到底三山國王是否為客籍族群特有的主要信仰之一？又

三山國王在粵籍和閩客客籍族群中所扮演的腳色是如何？是值得再探討的問題，三山國王在臺灣的信仰現象是，有祭祀三山國王廟的地方就一定會有客家人，但是有客家人的地方不一定會有三山國王廟。

(三)義民信仰

在臺灣有一特殊信仰是義民廟，依據(歡喜客家節，2009)表示，有南忠勇、北義民之分，南部祭祀的「忠勇公」是源於康熙年間朱一貴事件、清代衛鄉平亂及抗日死難的義民。而北部的義民則是清朝林爽文和戴潮春事件犧牲的勇士。

既然是清朝和日據時代的善戰勇士，那麼為何義民廟在現今社會中是被歸類在客家族群所信仰的神祉？有人認為，「義民廟」主要是指新竹縣新埔鎮的「枋寮義民廟」(義民塚)，是「客家人的信仰中心」。這個看法，若從客家族群和信仰的角度來說，並無所謂對錯，我們應該給予尊重，在桃竹苗和屏東地區的義民廟分布也確實是在客家族群的地區(林富士，1998)。另范佐雙(2009)認為，清朝在民變及械鬥亂事中殉難的義民，被稱為「義民爺」，臺灣各地對「義民爺」的信仰，其來由大抵是紀念朱一貴之亂及林爽文、戴潮春事件的陣亡民兵，在收埋屍骨的地方建廟，尊為「義民廟」或「褒忠祠」。「義民」大半為客家人，所以義民廟多數分布在客家重鎮。在賴玉玲於 2008 年所發表的論文中也將義民信仰歸類屬客家族群。

但就義民爺的身分來看，所參與抗爭的族群並非都是粵籍人士，清朝的禁臺政策使粵籍人士的數量少於閩籍人士，又經歷了數年的拓墾和發展閩籍人數絕對大於粵籍客屬族群，清朝時期的統治使得百姓苦不堪言，受到欺壓的絕對不只有粵籍人士，因此何以說義民是為客家族群的信仰？例如，彰化、嘉義、雲林（北港）等地也有「義民廟」，所供奉的主要是死於「林爽文之亂」的漳泉籍「義民」。臺北縣林口的「義民廟」、臺北市景美的「義民爺廟」、臺南鹽水的「忠義公廟」則是「抗西、荷」和「抗日」的烈士，其族群屬性並不清楚，至

少並不特屬於客家人。由此現象看來，義民廟並不是客家人獨有的信仰(陳運棟，1994)。再者，有一些地區的義民廟所奉祀的甚至是分化械鬥和閩粵衝突下的亡魂，義民爺的身分、族群屬性、被奉祀的原因是多元而不是單一的，總述能說，義民爺並不是客家人獨有的信仰，非客屬族群也有義民信仰，所奉祀的神祉緣由是各個不同族群的先人(林富士，1998)。

但不論義民爺的身分是閩是粵，祂們為民捐軀的精神和捍衛族人的忠義都值得後輩的我們來尊敬和感念，也才有今天的臺灣。

2.3.3 客家宗祠

飲水思源是客家族群對敬重先祖不忘本的精神，從中原時期南遷到移民海外，客家族群對尋根的意念並沒有消失，就像本研究於大林鎮的居民做訪談發現，不管生活如何困苦，在遷徙過程中一定都會帶著自家的祖先和信仰，在臺定居後便建立宗祠，將所攜帶的祖先牌位安置宗祠的內部，也象徵著顛沛流離的日子即將過去，而透過宗祠的興建也能凝聚族人的向心力。

劉秀美(2002)認為宗祠的建立有五項功能：

- (一)祭祀場所：宗祠的興建以共同祭祀為主要目的，而祠堂必備的功能就是提供給族人公共祭祀、緬懷祖先的公共祭祀之處。像是位於大林鎮溝背里的江氏濟陽堂和內林里的簡氏家廟每到祭祀的日子，族人都會回到宗祠來舉行祭祀儀式。
- (二)族人聚會場所：“公嘗”透過內部活動的進行，例如“公嘗幹部”或“族人在祠堂內部開會，共同討論宗族內部的公共事務。而祠堂為共同祭祀之所，族人在特定節日與紀念日必定群聚於祠堂中，這最具有象徵意義的場所，在會中同時也達到族人間彼此聯絡感情，交換心得的功用。
- (三)正俗教化：祠堂內供奉著歷代祖先的神主牌位，必具有其威嚴性。祠堂為族

內的公共財產，也將內部的人群視為一體。祠堂是維持宗族內部道德與秩序的裁決所，是宗族內的法律機構，扮演著家族中司法公堂的角色。另外祠堂內部的詩詞也是在教化子孫不能忘本了解自己的發源地，字畫寫明家訓、鼓勵好學、吉祥話等，顯示出宗祠內部宏揚家法且正俗教化的角色。

(四)福利設施：祠堂做為一個實質的建築體，又為公共財產，所以會有一些為了族人而設立的福利設施。位於大林鎮明和里有座吳氏宗祠，前里長吳明能先生認為要凝聚吳家後代的向心力而成立了吳氏宗親會，除了每年的祭祖大會，其祠堂也己成為泡茶、唱歌的聚會所在。

(五)鄉治重地：祠堂具有聚落中公共空間的屬性，除了親族間的事務，地區中的公共事務有時也會移到宗祠中去舉行，充分將宗族的影響力擴大到地方上，無形中強化了祠堂的功能，也將一族私有擴大為整個村人的公共空間。

宗祠的建立除了表現宗族在聚落上的經濟能力，其中也包含了「大姓」的意識形態，靠著優越感來強化族群的認同，也代表著世代的血脈傳承與祖先的功績，也是宗族情感維繫的重要一環。

2.3.4 客家建築特色

(一)臺灣客家建築特色

臺灣的客家族群經歷了艱苦的遷徙過程，期定居後的建築樣式和文化與原鄉的建築特色脫離不了關係，但隨著時代的進步和時間的轉換，客家族群的建築也會因應環境及技術的進步而有不同的變化，但其客家文化和精神仍保留著，就如在都市的客家族群，受限於現代生活空間的改變，已不能像在原鄉的樣貌，假如在公寓或大樓裡放上堂號、貼上五色紙，似乎會覺得突兀，甚至在神桌下安置土地龍神對於生活也有些的不便因而無法延續原鄉習慣。

從局部空間的型態、結構、材料、色彩、圖紋、雕刻等細節也對生活環境

有傳達意義的重要作用，如：炮樓、外牆的搶眼為防禦功能；屋脊、脊飾、山牆等與結構是信仰、宇宙觀等意義；入口大門、祖堂裝飾、匾額、建築構件等則反映宗族意象；照壁、化胎、半月池等為風水崇拜的符號；主題裝飾圖紋、色彩等是客家人文教化或藝術審美觀等為空間建築型態的代表語言(胡蓉，2011)。

臺灣的客家建築主要傳承自粵東以梅州為中心的客家文化地區，臺灣的客家族群祖籍地無法說明其先祖就是從某地而來，因為經歷了無數的遷徙，最後的定居地必為二次以上的移民後才落腳。不論在臺客家人屬於廣東籍或是閩南籍，都沒有改變自古以來福建汀州府與廣東古嘉應州、惠州府及潮州府密切關連的事實。因此我們探討臺灣傳統客家建築特徵時，必須更審慎處理其與來臺祖之祖籍地建築傳統之間的相關性問題(黃蘭翔，2011)。

要如何判斷客家建築形式與閩式建築的不同，在黃蘭翔(2011)的文獻中提到，合院建築的背後存在「化胎」、神明桌下祭祀土地龍神、屋脊棟木採取「雙棟」等特殊作法，是臺灣判別客家建築特色的重要特徵。但在臺灣的客家族群從原鄉來臺至今面對閩客融合的現象其建築樣式也會受到影響，傳統建築常看到的是紅磚建材，而且就算是在客家族群較為人知的地區如北部桃竹苗和南部六堆，都能看到用紅磚來建築，但在客家原鄉的粵東、閩西與贛南幾乎不存在著紅磚建築，(黃蘭翔，2011)。臺灣的客家建築乍看之下與閩南式建築相似，但從建築材料及細部處理、空間配置，可看出客家文化的思維及因地制宜的處理方式(黃雅雯，2008)。由上述現象可悉知縱使在客家文化表徵不明顯的客家聚落中也能察覺到紅磚屋的傳統建築存在，而且並不能表示當地就沒有客家族群，是因為臺灣的客家建築文化經過時間和空間的發展，在建築形式與原鄉的建築形式上有了變化，長期的閩客文化融合和同化而有了建築形式上的密切關係。

對於客家建築特色羅香林(1933)提出了說法：多房間、堅固牆壁、以正棟及橫屋為主體及祖堂正後方填地為斜坡，行有胎息。此建築特色在於作者進行大

林鎮客籍族群的田野調查中，所看到的建築特色的確就如羅香林學者所說的建築樣式，且其牆壁就是紅磚所建立，形式多以口字型為主，屋內多房間，因此臺灣客家族群經由歷史演變至今其文化特徵顯現出漢民族文化的融合，這樣的建築形式在臺灣的各個區域皆能見證到歷史的回憶。生活空間對在地居民來說，會涉及文化、族群與信仰等根本中心的價值，也是在地根本認同感的延伸(夏春祥，1998)。

(二)圍籠屋

圍籠屋是屬於廣東的客家建築，典型的圍籠屋樣式為住家的前面有半圓形的水池，核心部分排列有下堂、中堂、上堂三堂，兩側配有居住用的橫屋，背後有圍籠建築將半圓形龜甲突起狀的化胎圍起來。祭祀祖先牌位於中堂，以中堂作為整座圍籠屋的祖堂。後有靠山，前有平坦田地，與福建土樓、江西圍屋相比，對外防衛意識薄弱，這似乎意味著在梅州一帶治安良好的歷史社會環境。因為渡臺第一代客家人大都來自此地區，所以圍籠屋與臺灣客家建築似乎有直接而密切的關係(黃蘭翔，2011)。

(三)客家夥房

夥房或稱伙房，為臺灣客家建築最常見的宅第形式，北部客家和南部客家夥房特色各有不同，而分為內廊式夥房和外廊式夥房。北部多為內廊式夥房的形式，其原因依彭武文(2004)所說，為了因應冬天又濕又冷的氣候，北部地區的老夥房屋，以廳下為中心，不論增加多少房間，內部都是相通的，即使兄弟分家了，仍可以不出門便可互通有無，這種內部相通的獨棟夥房，即稱為「內廊式」夥房。相較於北部的氣候，南部夏天悶熱，冬天也不似北部多雨，而發展出內部不相通的「外廊式」夥房。

走進客家夥房，隨即看到的是一片寬廣的空間，橫屋前的廣場稱為禾埕，客家夥房禾埕的地勢比閩南式的內埕低，因為客家傳統風水觀念認為禾埕和屋

身基礎之間須有高低落差，讓下雨時略有積水表示積財，代表「有水斯有財」，禾埕平常多用於曬農作物，像是稻穀、高麗菜乾或蘿蔔乾，偶有婚喪喜慶也會在禾埕舉行儀式，是一個維繫家族情感的多功能公共空間。

在臺灣的客家建築中與大陸原鄉的圍籠屋一樣元素的有「阿公婆牌位」、「龍神」、「化胎」、「棟對」。彭武文(2004)對於臺灣客家建築的四項元素有其論述，客家夥房中的正廳(廳下)，是祭祀的空間，阿公阿婆牌位(祖先神位)放置於正廳，有句話說：「神在廟、祖在廳」，也就是神明是供奉在廟裡祭祀，而祖先牌位是放在自家的正廳裡祀奉。

南部客家的龍神設有神龕，小小的神龕被安置在神桌底下，有正式的香案，兩旁還貼上對聯，相較於北部客家的龍神僅設有簡單的香案，客家人早晚將土地龍神與祖先牌位一起敬拜。在南部傳統的客家建築裡普遍看得到化胎(正廳屋後隆起的小丘)，這是南部客家特殊的地方。相較臺灣中、北部地區的客家建築裡，較少見到化胎，北部地區甚至只有伯公廟(土地公廟)才見得到，在一般的民宅中較少見到。「棟對」分成上、下兩聯，各聯長約二十餘字，書寫在正廳(廳下)兩側的牆面上，內容多為祖先移民遷徙的過程，也有書寫忠、孝、義等祖訓的詞句，主要目的是提醒後世子孫不要背祖、忘祖，這些大都是南部客家建築相較於中北部客家的特有形式。

位於大林鎮明華里的湖底聚落有一座客家夥房特色辨識度頗高的郭氏宗祠，其建築樣式為橫屋雙護龍，橫屋前建有座宗祠，護龍一門即為一房，是南部常見的外廊式夥房。

(四)菸樓

客家的產業建築大致上分為菸草及茶葉的栽種及處理的場所，菸樓在臺灣的中、南、東的客家地域都有菸葉的栽種。臺灣的菸樓樣式分為大阪式菸樓和廣島式菸樓，都是在日據時代由專賣局自日本引入，兩種菸樓最大的不同點在

於氣窗的設置，常見的大阪式菸樓其氣窗設置於本灶的正上方，形式凸出又稱培樓式、太子樓式天窗，另廣島式菸樓的氣窗是直接開設於本灶的屋頂上方，僅稍稍凸出，天窩呈四角型，其保溫功能較高，但排濕較困難(洪馨蘭，2004)。大致上有利用原三合院民宅的轉角處作為菸樓、三合院的任一邊橫屋改成龐大的菸樓或另做獨立菸樓等形式(黃雅雯，2008)。

在本次研究過程中，發現大林鎮有兩座菸樓，一是位於過溪里的張家菸樓，另一處是位於中坑里的許家菸樓，兩座菸樓的建築樣式均為大阪式菸樓，其特性為最上方的氣窗設置，在日據時期大林鎮有許多地區均種植著菸葉，乃因其經濟價值高，這兩座菸樓現況是當作倉庫使用，據中坑里的許維釧先生述說，南華大學山腳下在 2~30 年前都是菸田，在中坑里就有好幾座菸樓，另外過溪里的張家菸樓據張朝趾先生描述，日據時期附近均有多處種植菸田，當時的菸樓並不只有自家一座，現存的這兩座菸樓建築形式都是大阪式菸樓，菸樓並不是獨立在外，而是與自家的房屋轉角垂直，至於菸葉目前僅剩溝背里一處尚有種植，季節在於冬天，冬天後就將菸葉採收而改種水稻。

2.4 客家族群認同和情感的連結

族群認同的基礎通常是建立在自身的特色上，而這通常在一個國家的架構內和其他群體的比較形成的(張文榮，2001)。在族群認同理論的探討上，基本上可以涵蓋三大範圍：(一)族群的定義；(二)族群意識的產生和傳播；(三)族群關係。族群的定義是為了對自己研究對象做一個界定，而族群意識的產生和傳播則是為了探討族群認同形成的原因，最後的族群關係則是作為觀察社會現象途徑之一(張文榮，2001)。Nagel (2003) 認為一個人的族群認同是情境妥協下的社會事實，最重要的意義決定在於你所處的位置(location)，關乎到你自己的主觀認知以及你所認為別人對你的觀感，因此，每個人都可以擁有一個族群認同的組合包(portfolio)，當

處在不同情境，面對不同的人以顯現不同的族群認同。

臺灣是一個多元族群和多元文化的社會，各個族群的共通點就是遷徙到某個區域後定居下來生活而發展出屬於特定族群的文化，但經過長期的同化和融合其族群文化特徵漸漸的沒有那麼明顯的表徵，就如同作者在這次的研究當中，欲對研究對象訪談，當提及到客家人時的反應有些受訪者卻是較為極端，但經由作者調查其原鄉祖籍和遷徙過程，發現原來對方本身就是客籍人士，那為什麼會有這樣反應出現，我想背後最大的原因就是在於政治，因為早期的政治操弄，使得族群意識有負面現象發生，人對人之間的態度也會因為族群的敏感話題而有所改變。如同 Verdery (1994)所說，為了強化一個族群的凝聚力，會刻意製造明顯可見的族群差異，而這可能是文化一致性支配的政策結果，個人與集體所意識到的族群方式可能有所不同。

族群認同指標有五項：(一)共同的族群起源；(二)屬於同一文化或具有相同的習俗；(三)共同的宗教；(四)同一種族或體質特徵；(五)使用相同的語言。這些指標傾向於「天賦的聯結」，是族群認同的核心要素(許木柱，1989)。

族群認同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記憶，因為有記憶才有情感的建立，不管是對族群的認同、人對人之間的情感相處、連結地方與生活行為的情感，或是建構歷史事件和資料等，記憶扮演著極為關鍵的角色，雖然現今政府努力的推廣客家文化和客家歷史的建構，對於客籍人士隱瞞著自己過往的身分必定有著影響他們的生活背景因素，以至於對客家族群認同不一樣的角度。客家人移民來臺，依時間、靠岸地點不同，所分布的地點也不同，但區域大都在臺灣西部，可惜因為經濟、社會等狀況，有的地區保留古老風味、有的則與閩南族群混居，有同化情形發生(劉還月，2000)。而能還原歷史，所需要的方式之一就是記憶。透過個體間的記憶分享，「集體」才得以被界定及建構出來，當然社會個體都有獨特的方式，去產生及擷取記憶的方式，個人之所以能為社會群體提供「過去」為參考值，建構自己個人記憶，並取得群體的認同感(王明珂，1999)。Halbwachs(1992)認為，將現在與過

去相連的是「記憶」，過去與歷史、生活行為、人都有關聯，是「集體」的面向，記憶不再只被視為個人的心理活動，而是有互動且主觀性的基礎上，存在於社會個體之外的一種機能。沒有記憶就沒有自我，也不會有認同(Cattell & Climo, 2002)。在政治學上，有關認同如何產生的理論，大致上可以分為(王甫昌，2002)：

(一)原生論(primordialism)：族群認同決定於血緣、或是文化特色，因此是先天命定的。

(二)結構論(structuralism)：族群認同的凝聚是因為不滿意他們的應有的政治權力、經濟資源、社會地位、或是文化認同被剝奪，而族群運動的出現就是他們對於現有社會結構的反彈。

(三)「建構論」(constructuralism)：族群的認同是經過人為建構而成的，強調彼此的共同經驗、集體記憶。

Charles Keyes(1981)認為從根基情感的角度而言，族群認同是來自於「傳承下來的文化詮釋」(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descent)，但是從情境策略的角度來看，族群認同是一種「親屬關係選擇算計的形式」(form of kinship reckoning)，而這樣的親屬連結甚至可以不是循著一個精準的祖先系譜脈絡，而可能是基於某種情境上的考量。

從臺灣客家意識的形成，依歷史時段的長度將族群記憶分成三種：長時段對應中原記憶，中時段對應原鄉記憶，短時段則是鑲嵌在本地運動的客家記憶，其中以第三類記憶建構方式最為多樣化，從客家運動興起、客家相關媒體的資訊，公部門介入及地方實作。

族群認同會隨著社會發展和時代背景的不同而有所變更。就如王雯君(2005)所說，族群認同將不只是存在客觀本質的血緣文化認定，更著重在主觀自我認同的記憶選擇，不再只是固定不變的文化內涵歸屬，而是會隨社會脈絡流動或移轉。

2.5 小結

傳統文化是堅固的附著在某個歷史與地理上十分確立的社會裡，沒有一個文化是能獨立孕育其獨立社會而存在，更沒有任何一個社會自身即擁有其文化。但傳統文化並不是既定整體習慣的再生產，而是無時無刻調整與轉變，形成對在地有其獨特性，發揮掌握方向之功用(Warnier,2003)。

大林鎮的客家文化特色並不明顯，除非進行深入的研究，了解各聚落的宗祠與建築特色以及大宗族祖籍地來源和遷徙過程，鎮內仍保留著客家建築，但對於仍使用客家語言的客家族群為日據時期和光復後期自桃竹苗南遷的北部客家族群，但多數的粵籍客和閩客經歷過無數的社會變遷和強勢政策的驅使下，客家文化被隱藏了，長期下來也就順理成章的被同化了，因此才會呼應大林鎮客家文化特色不明顯的原因。

客家人來到臺灣後，面臨到了與大陸原鄉截然不同的地理環境與人文環境，為了適應新的生活方式，臺灣的客家人發展出自己的文化模式。基於歷史發展背景的因素，雖然臺灣客家人仍保有部分原鄉的源流，然而大體說來，都已經隨著臺灣社會文化的變遷、因地制宜的因素而改變，因而形成了「臺灣客家人」，這也是文化「在地性發展」所不可免的現象。

在歷經三百年的文化相互滲透，在臺灣的這三個族群：客家人、福佬人、原住民已能和諧相處，而一九四九年之後來的新住民，經過五十年的相互瞭解後，大部分也都能融入臺灣的社會，為臺灣注入新的文化。在臺灣的四大族群倘能都敞開心胸，相互瞭解包容，早日將過去的糾結去除，必能在這個美麗之島上共創一個安康和諧的社會。

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執行

本章主要說明如何執行研究過程，第一節說明研究流程與架構；第二節為研究方法的說明，研究過程屬質性研究，以臺灣客家族群移民文史資料背景為基礎，對大林鎮二十一里的耆老做深入式的訪談，從深入訪談來得知大林鎮客家分布情形，再由所得的結果探討漳州客家分布遷徙原由；第三節為研究設計，說明對於研究範圍、訪談對象和訪談大綱的設計與執行。

3.1 研究流程與架構

本研究流程(3.1-1)首先確立研究方向，後選取大林鎮為研究範圍以及耆老作為研究對象，針對臺灣客家移民文史資料和客家文化構面的文獻進行蒐集，當研究主題、研究角度確定後，設計訪談大綱，以大林鎮二十一里里長推薦之當地耆老、聚落宗族長輩進行半結構式訪談，研究對象除了里長推薦以外再以滾雪球取樣方法推薦適合之調查研究對象，運用訪談回收的田野資料來了解大林鎮客家現況所分布的情形，分布情形了解後就資料內容加上文史資料來探討大林鎮漳州客家分布遷徙關係之因素分析。

研究架構(3.1-2)主要先以臺灣客家移民資料背景為基礎，來進行大林鎮客家分布情形調查，再運用臺灣客家移民文史資料和大林鎮客家分布調查成果來探討大林鎮漳州客家移民文化歷史與分布結果之間的關聯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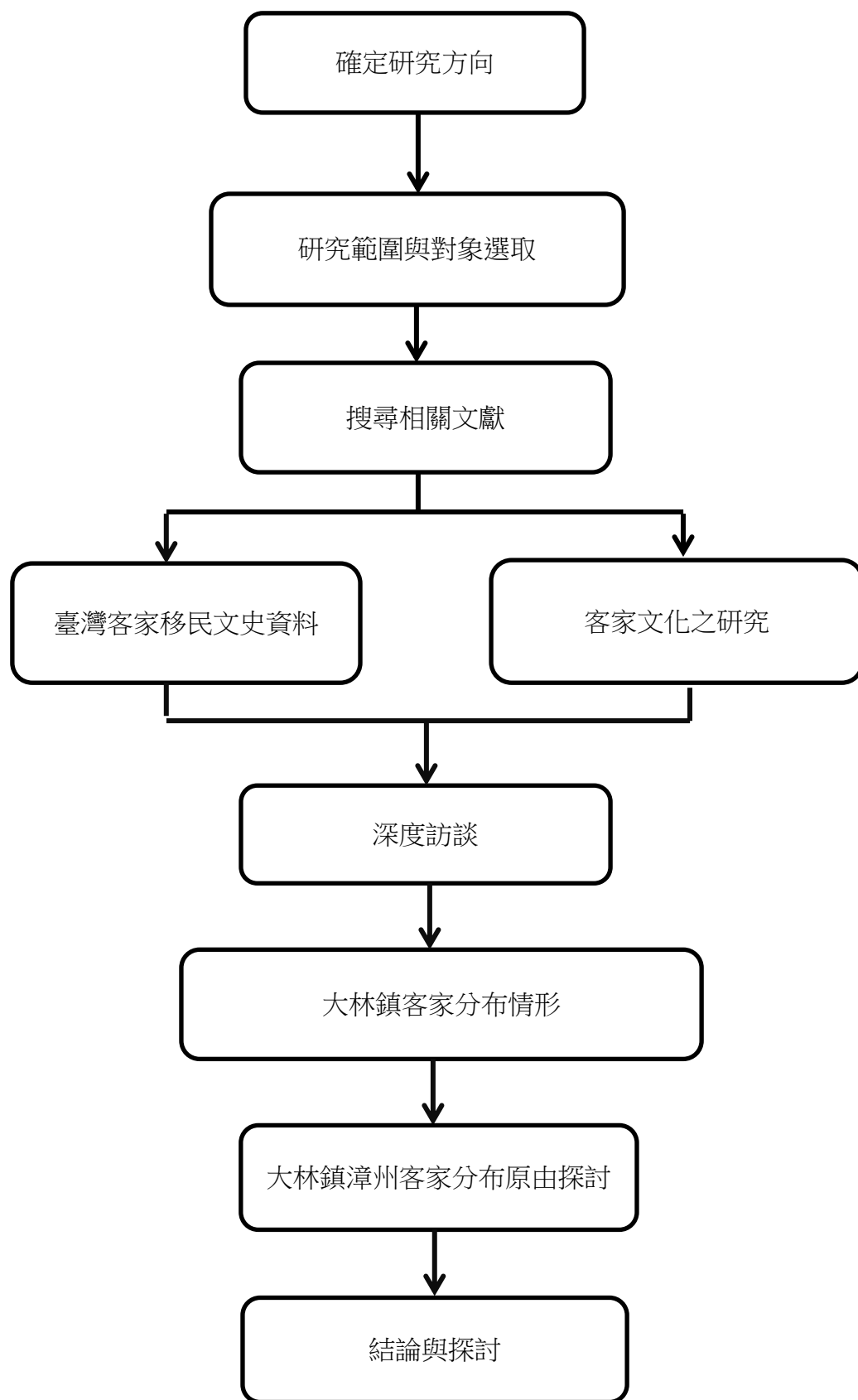


圖 3.1-1 研究流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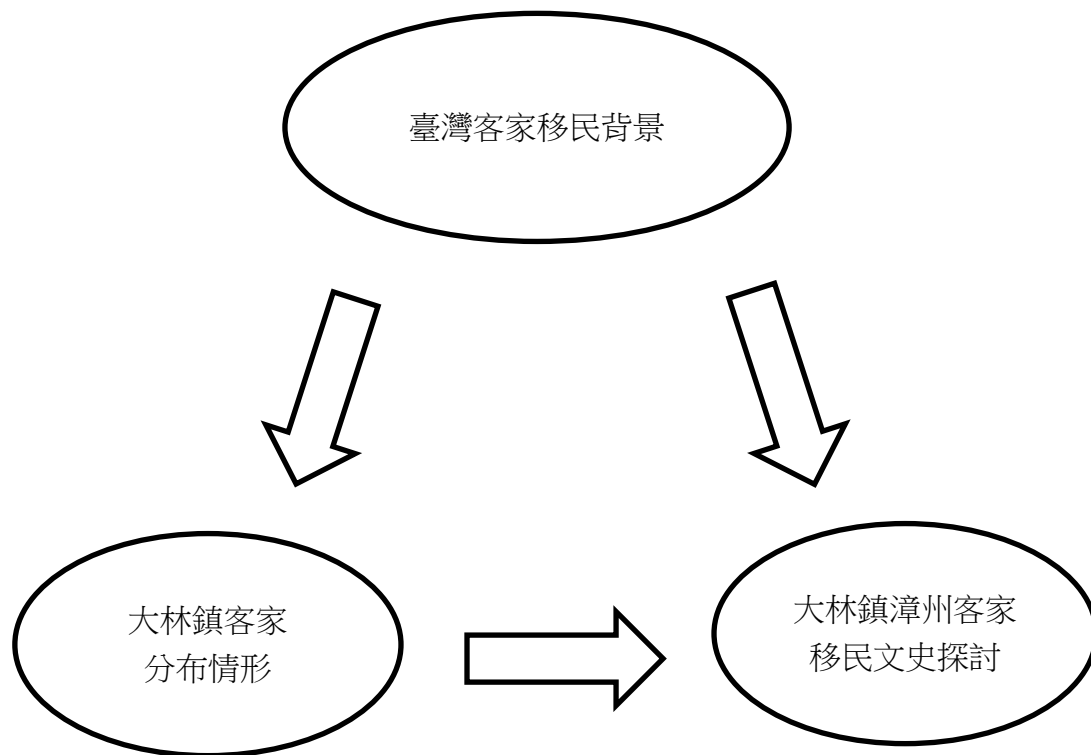


圖 3.1-2 研究架構

3.2 研究方法

3.2.1 質性研究

質性研究是指無法對不同單位的特徵做數量上的比較和統計分析，而只是對觀察資料進行歸納、分類、比較，進行對某個或某類現象的性質和特徵做出概括(袁方，2002)。

質化研究橫跨許多不同取徑的社會現象研究方法，主要目的在探索、解釋或描述。質性研究用來蒐集資料的典型方法有四種，分別為：一、參與；二、直接觀察；三、深度訪談；四、檔案與物質文化的分析，這些方法構成了質性研究的核心，加上若干補助性質的方法，是從事質性研究者必備的技能(Marshall&Rossman,1999)。Bogdan&Biklen(1992)指出質性研究的五個特徵分別是：

1.研究場域是屬於自然式的：

研究者本身即是關鍵的工具，深入自然的情境而非刻意塑造的環境，在真實自然的情境下，對所發生的人、事、物做真實描述，作為研究資料的直接來源。

2.描述性的資料：

重視文字或圖畫資料，因其蘊含脈絡意義，而非脫離情境的數字資料。

3.歷程的關注：

質性研究者關注的是研究的歷程與事件意義的詮釋，而非研究的結果如何，此一量化研究無法顧及的。

4.歸納性的：

質性研究者以歸納的方式來分析資料，經由不斷歸納的方式聚焦到有意義的問題上，尋求可能的意義以建構出完整的圖像。

5.意義：

質性研究者強調透過對話方式與互動方式，體驗與理解研究參與者如何詮釋。

江吟梓(2011)認為，質性研究的特質是指述與理解人們的現象，對意義與詮釋現象深感興趣，它的目的在於瞭解並詮釋社會互動，藉由研究者文字的敘述深入解釋觀點。

3.2.2 個案研究

對於個案研究(case study)指的是針對單一個人、家庭、團體、組織、社區、社會或現象的檢視。

陳萬淇(1995)則是指出，所謂個案，乃許多相關事實的說明，它提供問題的狀況，以待尋求解決問題的可行方案。

陳品玲(1996)亦指出，個案研究乃是一種有系統地針對特定的個人、家庭、團體或社區之背景、發展、行為、概念想法等，作深入的探討分析之方法。

Issac & Michael(1983)個案研究的目的是對當代社會中，一個特定單位的背景及經驗，其發展狀況及環境的互動關係所進行的研究，亦是強調對特定單位的背景、經驗極其和環境互動脈絡的研究。

鄭貞銘(1999)個案研究材料的來源分為直接來源與間接來源兩種途徑：

- 1、直接來源：直接來源是個案編寫者的直接經驗作為基礎，其素材取自於編寫者的個人經歷，不論是成功或失敗的教訓，都是第一手的、直接的，不但對情況瞭如指掌，而且深刻體會。
- 2、間接來源：包括幾種間接來源，第一種資料來源是文獻，包括信件、備忘錄、會議記錄、記事簿、歷史記載、小冊子、標語等形式；第二種資料來源是訪問，包括問卷調查以及深度訪談，最後一種則是實物，如一件工具、一套設

備，或是一份電腦輸出資料。

Merriam(1989)提出個案研究的四個特性：

- 1、特殊性：個案研究著重於一種特定的情況、事件、節目或現象，使它成為研究現實問題的好方法。
- 2、描述性：其最終成果是一份關於研究課題的詳細描述報告。
- 3、啟發性：個案研究可以幫助人們了解研究的主題是什麼，包括提出新的解釋、新的意義、新的見識。
- 4、歸納性：多數個案研究依賴歸納的推理過程，原理和普遍性的原則由資料的檢視中形成。許多個案研究的目標在於發現新的關聯，而非證明現存的假設。

本研究主要以地方耆老或宗族長老為研究對象，經由各里里長介紹合適的人選，或是到了各里後先詢問當地的居民是否知悉地方的文史工作者以及了解本里的有力人士，以滾雪球方式來尋找訪談對象，再運用深度訪談的方式蒐集更完整的資料，因此這樣的研究過程必須花費時間在訪談對象的尋得和深度訪談上，無法像量化數據能提供上百份資料，僅就各里的關鍵人物來闡述本研究所需要的口述內容，也因為各里的耆老並不是每一位都是經歷著相同的環境和背景，故本研究適合選擇個案研究法來執行質性的研究過程。

3.2.3 文獻分析法

對於本研究欲探討之主題廣泛蒐集相關記載書籍文獻、學術期刊、客家相關資料等，並對其文獻資料進行論述和考證，而文獻分析使相對的較不需要花費太多的成本與時間，透過相關資料的蒐集再進行整理以便研究過程作為分析之用。

文獻分析法是指運用前人所收集的資料作為研究資料的來源，再透過重新

組織或詮釋來探討研究問題(Neuman, 朱柔若譯, 2000)。另外戎撫天(1997)對文獻分析法的定義是, 利用各種文獻資料, 包括現存的史料: 官方文件、調查報告、學術論文、回憶錄、報章、日記等資料來找出一件事件的真相, 或印證研究者對一件事物的看法。

採取文獻分析法進行資料的分析時, 必須先對文獻進行檢閱, 不論是第一手或次級資料, 均應確定其可靠性和可信度(葉至誠, 2000)。

次級資料包含不同的資料來源, 以及由其他研究人員所蒐集的資料或不同形式的檔案。這些資料來源包括政府部門的報告、工商業界的研究、文件紀錄資料庫、企業組織資料以及圖書館中的書籍和期刊(董旭英、黃儀娟譯, 2000)。

應用文獻分析的研究範圍包括以下幾項(宇若霏, 2004):

- 1、歷史性的問題。
- 2、難以實驗的問題。
- 3、實用的問題。

本方法以蒐集各類研究檔案、文件以及他人所作的相關研究, 有系統的詮釋、分析並選擇性採用前人的研究成果與建議, 指明研究所需驗證的假設, 並解析此建議性假設是否有可資實行的意義, 而作為自身研究的基礎或圭臬, 亦即對紙上文獻蒐集和取捨, 並進行二度重構(楊國樞, 1998)。運用文獻分析法的優點在於能提升現存資料的價值外, 也能使本身的研究內容更為充實, 除了對研究主題有多視角的觀點同時亦能加強對研究內容的驗證。而本研究可歸類為以上之歷史性的問題和實用的問題, 經由田野調查所蒐集的資料呈現初期客家所分布的情形, 再運用文史資料來探討大林鎮漳州客家移民原由分析。

3.2.4 田野調查法

田野調查(Field research)又稱為田野工作, 是對一社區及其生活方式從事長

期的研究。對於人類學家而言田野調查是收集資料和建立通則主要的根據，也是最重要的經驗(張恭啟，2004)。本研究對大林鎮進行田野調查主要為了解二十一里的客家族群分布於何處，並蒐集譜牒來做為研究依據，以建構出大林鎮的客家分布情形。

3.2.5 深度訪談法

質性研究中的深入訪談法是最常被應用在研究中的方法，透過深入訪談可以得知受訪者對於研究議題的認知和回應。

Patton(1995)指出，深度訪談為質性研究資料蒐集方法之一，指藉由面對面的語言交談，引發人們的意見、感受、經驗與知識之直接引述，以獲得受訪者對於個案或現象的主觀看法。

訪談方式分類為結構式訪談、非結構式訪談、半結構式訪談三種類型(Fontana & Frey, 1998)：

1、結構式訪談(structured interview)：

係指研究者在訪談過程，運用一系列預先設立的結構式的問題來進行資料收集的工作，以避免所要建立收集的資料不至於偏離主題並降低可能的偏誤。

2、非結構式訪談(unstructured interview)：

研究者在進行訪談過程，毋須預先設計一套標準化的訪談大綱作為訪談的引導指南，其如同日常生活閒聊，或向知情人士訪談以取得資料，在雙方互動的過程中，讓問題自然的顯現。因此無結構式的訪談較重視如何在自然情境中，了解複雜現象或行為背後的意義。由於無結構式的訪談需要大量時間，資料亦較難以整合分析，同時易發生訪談者效應(interviewer effect)，也就是訪談者的訪談技巧會對於受訪者產生某種程度上的影響，因此訪談者應適度控制其自我的情緒。

3、半結構式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半結構式訪談是介於結構式與非結構式訪談之間的一種資料收集方式，研究者在訪談進行之前，必須根據研究的問題與目的，設計訪談大綱作為訪談指引方針。不過，在整個訪談進行過程，訪談者不必根據訪談大綱的順序，來進行訪問工作。通常，訪談者也可以依實際狀況，對訪談問題做彈性調整。半結構式訪談假設，雖然訪談的問題相同，但由於受訪者對於問題本身的認知及個人生活經驗不同，往往導致受訪者的反應會有很大的差異。半結構式訪談大綱不太像結構式訪談大綱一樣，需要對每個討論議題預先設計非常清晰的問題，反而是以半開放方式詢問問題。對採半結構式訪談的研究者而言，訪談大綱的設計只是為了要讓訪問進行得更流暢，因此在引導式的問題之後會緊隨著開放說明式的問題，用以詢問受訪者的感受、認知與內在想法。

質性訪談有幾項特色(潘淑滿，2003)：

- 1、有目的的談話。
- 2、雙向交流的過程。
- 3、平等的互動關係。
- 4、彈性的原則。
- 5、積極的傾聽。

Mishler(1986)認為訪談是一種交談行動，是受訪者與訪談者共同建構意義的過程。作訪談時應注意以下幾個原則(黃瑞琴，1999)：

1. 彈性：訪問方式應避免僵化。
2. 重複性：確定訪談的可信度與修正研究的缺失。
3. 深度性：藉由訪談可得到更為深入的資料。
4. 結構性：使訪談的內容更具結構性與流暢而不會偏離主題。
5. 脈絡性：注重被訪者的情境脈絡、個人經歷及訪談過的正確方向性。

在受訪者的選擇下應具有以下三個條件(Bogdan & Biklen, 1982)：

1. 經驗：在研究主題上具豐富經驗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2. 意願：願意提供真實經驗並相互配合。
3. 表達：具語言表達能力且所言容易被了解。

所以訪談是一個互動的過程，它不是將在訪談之前就已經存在的客觀事實挖掘出來，而是不斷在互動過程中創造新的意義(畢恆達，1996)。

運用深度訪談喚醒受訪者對過往歷史的記憶，找尋出被埋沒的隱性客家族群，除了族群的來源亦可從訪談中了解大林鎮各里的人文地產景，現有的地景像是湖北里的早知溪在明清時期至日據時代是一條非常重要的水利交通之處，從訪談中得知許多先民踏上大林鎮這塊土地是從早知港上岸。

藉由深度訪談而能建構出歷史的軌跡，深度訪談對於質性研究是一項極為重要的媒介，它甚至能推翻文獻和歷史，不同的機運、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思維，深度訪談所蒐集的資料看似容易，當要整理訪談檔時可能花費的時間並不是半小時甚至更多，因為當研究者的資料蒐集的越多，腦海中對於答案的疑問也越多，不同受訪者所述說的事情不一樣時研究者必須從文獻找出關聯性或可能的答案，而受訪者口述的內容也很可能會被社會環境所影響導致扭曲，但畢竟記憶是未來的種子，運用深度訪談法的確能讓研究者釐清很多問題。

3.3 研究設計

3.3.1 研究範圍

主要以嘉義縣大林鎮行政區域為研究範圍，大林鎮舊稱大莆林或大埔林，開墾初期為廣大茂密的樹林稱之，依<<嘉義縣志>>地理志第二篇人文地理中撰述，大林鎮的地方沿革可回朔到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日治初期區內共轄十八個街庄，大正九年(1920)改稱大林庄，昭和十八年(1943)升格為街，民國三十九年(1950)實施地方自治，行政區調整後，隸屬嘉義縣轄下，改稱為「大林鎮」，此時內部區劃分成二十個里，民國四十一年轄區數即劃分成二十一里後就未曾

改變。

大林鎮位於嘉義縣的最北端，依大林鎮戶政事務所對轄區概況闡述其地理位置，東鄰梅山鄉，西以三疊溪與溪口鄉為界，南與民雄鄉相接，北與雲林縣大埤鄉、斗南鎮及古坑鄉相連。行政區域共劃分成 21 個里，總面積 64.74 平方公里如圖 3.3.1-1 及表 3.3.1-1 所示，今(2013 年 2 月)人口數約三萬二千人。每個里所呈現的人文地產景各有不同，也因南華大學就位於嘉義縣大林鎮內，考量其較為方便執行研究外，大林鎮在文獻資料上所呈現的客家族群是嘉義縣數量最高的鄉鎮，而選定大林鎮作為研究的範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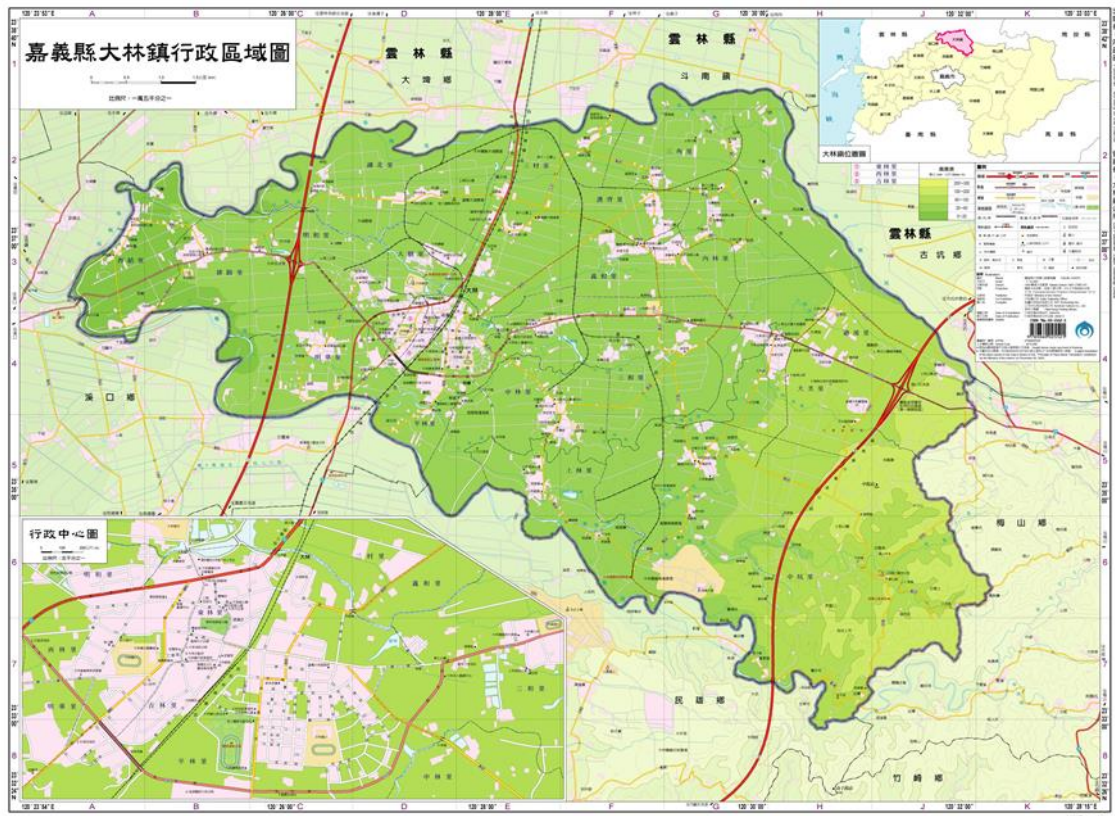


圖 3.3.1-1 嘉義縣大林鎮行政區域圖
(資料來源：內政部網站)

表 3.3.1-1 嘉義縣大林鎮各里面積數

里別	面積
東林里	152,686 平方公尺
西林里	366,578 平方公尺
吉林里	150,741 平方公尺
平林里	2,390,112 平方公尺
明華里	3,503,849 平方公尺
明和里	1,858,998 平方公尺
排路里	2,216,126 平方公尺
西結里	2,588,581 平方公尺
湖北里	4,530,100 平方公尺
大糖里	412,535 平方公尺
大美里	3,671,306 平方公尺
過溪里	3,456,157 平方公尺
中坑里	14,058,657 平方公尺
上林里	3,640,170 平方公尺
中林里	3,599,807 平方公尺
三和里	3,431,018 平方公尺
溝背里	1,119,517 平方公尺
義和里	858,204 平方公尺
內林里	3,028,787 平方公尺
三角里	5,706,202 平方公尺
三村里	4,007,510 平方公尺
總面積	64.74 平方公里

(資料來源:大林鎮公所網站)

3.3.2 訪談對象

以地方耆老作為研究對象，事先拜訪各里里長，請里長介紹所熟悉的耆老給予訪談，並由里長告知而降低訪談對象的警覺性，待研究者與耆老見面後即訴說預訪談的內容，再由蒐集的資料來進行大林鎮客家分布情況的調查，了解其分布狀況後將對大林鎮的客家族群遷徙狀況依歷史事件作進一步的探討。

表 3.3.2-1 研究對象表

訪談類型	受訪地點	受訪者姓名
深入訪談	西結里	陳建昌里長
深入訪談	西結里	郭竹山先生
深入訪談	排路里	張永欽 里長
深入訪談	排路里	郭文旭先生
深入訪談	排路里	郭添榮先生
深入訪談	排路里	郭山先生
深入訪談	排路里	張剛武先生
深入訪談	湖北里	劉章 里長
深入訪談	湖北里	劉聰明先生
深入訪談	湖北里	江永柳先生
深入訪談	三村里	簡安政先生
深入訪談	三村里	劉清岩里長
深入訪談	三角里	簡榮木 里長
深入訪談	三角里	曾嘉治先生
深入訪談	明和里	陳政仁先生
深入訪談	明和里	吳政男總幹事
深入訪談	大糖里	蕭淑芬 里長
深入訪談	大糖里	黃嘉益先生
深入訪談	溝背里	簡牛里長
深入訪談	過溪里	簡溪河里長
深入訪談	過溪里	張朝趾 先生

表 3.3.2-1 研究對象表(續一)

深入訪談	過溪里	簡勝輝先生
深入訪談	義和里	簡國坤 里長
深入訪談	吉林里	張進埤 先生
深入訪談	吉林里	陳美珍 女士
深入訪談	吉林里	徐茂盛先生
深入訪談	吉林里	樊豐正 先生
深入訪談	吉林里	江啟鴻 先生
深入訪談	平林里	蘇豐勝神父
深入訪談	平林里	鄭紹宗里長
深入訪談	大美里	簡慶煌里長
深入訪談	明華里	王永漢先生
深入訪談	明華里	郭進利先生
深入訪談	明華里	徐明忠先生
深入訪談	明華里	賴瑞煌先生
深入訪談	中林里	林繼輝 里長
深入訪談	中林里	吳新郡先生
深入訪談	中林里	張金聰先生
深入訪談	中林里	陳炎煌先生
深入訪談	中林里	薛茂森先生
深入訪談	上林里	蔡進來先生
深入訪談	上林里	劉桃女士
深入訪談	上林里	孫家榕女士
深入訪談	上林里	簡和代里長
深入訪談	上林里	楊清吉先生
深入訪談	中坑里	陳建言先生
深入訪談	中坑里	陳簡鉗女士
深入訪談	中坑里	陳謝雪女士
深入訪談	中坑里	劉通藏先生
深入訪談	中坑里	劉清源里長
深入訪談	中坑里	劉家印先生
深入訪談	中坑里	李艷華女士
深入訪談	中坑里	許維釧先生

表 3.3.2-1 研究對象表(續二)

深入訪談	內林里	簡和仁 里長
深入訪談	內林里	簡協造先生
深入訪談	東林里	江簡錦秀女士
深入訪談	東林里	曾明田先生
深入訪談	西林里	郭福 先生

3.3.3 訪談大綱

本研究針對大林鎮二十一里之耆老為訪談對象，先藉由里長推薦合適的人選，再以滾雪球的方式進行田野資料的蒐集，因此訪談過程對受訪者採取隨機取樣以及居民介紹來為本研究提供資料。

對於訪談方式採用半結構訪談法，依據研究方向主軸設定訪談大綱。

訪談大綱：

- 1、地方聚落歷史沿革
- 2、父母親是從何處移民至大林
- 3、身分與成長背景
- 4、是否聽長輩說過原籍至臺灣的移民過程
- 5、客家生活文化的保留
- 6、是否保留著祖譜

研究者能繼承傳統，將田野調查與文獻分析相結合，是值得欣慰的。但在田野調查中要注意處理口述的材料，不能完全依賴本地人的經驗世界，要對典章制度的瞭解，對大歷史的關注，要有嚴格的學術史的回顧(房學嘉，2006)。

本研究設計訪談大綱的焦點放在受訪者本身是否為客籍人士，因為在社會的變遷下，老一輩的受訪者還存在著早期政治政策或環境因素的影響，縱使知道自己是客籍人士仍不願透露，或是經由通婚、族群混居的同化，其自身並不知道是否為客籍人士，在社會環境影響下大多數人認為客家人均自廣東來，但大林鎮卻有許多從福建客語地區來的移民族群，許多閩籍粵籍族群早就不使用原籍地的方言來溝通，因此在訪談時必須先以聊天的方式來進行輕鬆的對話，再循序漸進的增加訪談大綱的主軸，由旁敲側擊來了解受訪者是否為客籍人士，一方面配合著文史資料的回顧來印證受訪者所述之言，以及族譜和客家文化的保留來佐證。

第四章 大林鎮客家分布與移民探討

本章分為兩小節，第一節的大林鎮客家分布情形闡述大林鎮二十一里的客籍分布狀況，以當地耆老或具代表性對象的族譜以及口述歷史為資料收集來源，第二節闡述大林鎮漳州客家分布移民原由探討，將大林鎮客家分布情形進行分析及移民形成之因素，運用文史資料來為漳州客家移民至東北邊聚居所形成之原因進行分析，從客家移民文史資料來看大林鎮客家分布這兩者之間是有其關連性的。

4.1 大林鎮客家分布情形

大林鎮的客家族群分別三種，一是從福建遷移至臺灣，二是廣東遷移自臺灣，而福建和廣東的客家族群大多自明清時期渡海來臺，另一個族群係日治時期從臺灣北部客家南下再遷徙，相較於前兩者較為晚期移居，本研究主要依據文獻來了解大林鎮客家族群源流與遷徙過程，再由耆老的口述歷史、族譜和文獻來判斷其是否為客屬族群，以下為大林鎮各里客籍宗族分布情況(圖 4.1-1)與敘述：

(一)西結里張氏與陳氏

在乾隆後期自泉州同安的陳氏四兄弟之一先祖陳福星來此開基，而此地的陳氏與鹿草、雲林水林、雲林西井和彰化東勢的陳氏祖先系出同源，里長陳建昌口述，陳氏與客家人混居的原因來自於通婚，就里長的太太為屏東萬巒的客籍人士，依照<<客家基本法>>定義指具有客家血緣或客家淵源者亦為客籍人士，因此陳里長和子女可以說是客屬族群。(邱彥貴，2010)在清光緒時期有另一張氏自嘉應州遷徙來臺的海陽客家，西結里為自嘉應州丙村遷居海陽復渡臺的多次客家移民，張氏渡臺移出地為「潮州府海陽縣南桂都博士林新鄉」，但實為嘉應州丙村堡移下居住後再移居臺灣。

(二)排路里郭氏與劉氏

根據郭添榮先生(民國 27 年)和郭山先生(民國 15 年)口述：本里以郭姓人口為最多，而劉姓次之，在民雄尚有郭氏祖厝，郭氏與劉氏均為道光年間先祖自廣東饒平遷居而來拓墾，但郭氏較劉氏為先至此聚居，本里的五府千歲廟裡供奉的三山國王即劉氏先民自廣東攜渡來臺供奉。

(三)湖北里劉氏和江氏

劉聰明先生(民國 29 年)口述，本里劉氏所佔的比例較高，劉氏祖先原籍自廣東梅縣是在雍正年間移入拓墾，於嘉義縣北港登陸，再沿著北港溪往內陸行進，到湖北里的早知港登岸後便在此聚居。另一訪談人士江永柳先生(民國 42 年)為後期自溝背里移居到湖北里定居的客籍人士，依據溝背里單一姓聚落先祖發展為雍正年間從福建永定高頭鄉入墾大林，但江氏在湖北里為數不多。湖北里還有另一劉氏，邱彥貴文獻中描述，為最早開基之先民，是康熙年間自福建南靖移居至此，因而本里有兩系不同原籍之劉氏。

(四)三村里江氏、劉氏與北部客家

據里長劉清岩(民國 28 年)描述，本里姓氏較多的為劉氏和江氏，而劉氏係福建汀洲先祖遷居至此，與本里的江氏同一祖籍地。本里江氏為溝背里境內客家再移民，祖籍為福建汀洲府永定高頭鄉遷移溝背里再由溝背里移民到三村里定居。在本里有座碾米廠，其老闆為近年自苗栗移居大林的北部客家再移民。

(五)三角里江氏、曾氏、簡氏和北部客

據採訪當地文史工作者曾嘉治先生(民國 29 年)的口述，在清雍正、乾隆和嘉慶年間先後入墾嘉義縣大林鎮，因此本里主要為江氏、曾氏和簡氏以及後期的北部客家再移民，曾氏遷臺過程據曾家譜牒記載，是由十七氏祖登玉公夫人羅媽偕

十八世四子來臺定居三角里，至今已傳至二十代，原籍為福建汀洲府永定高頭。三角里的江氏和曾氏早年有姻親關係，與曾氏是同一時期自福建永定高頭移居，三角里的江氏和溝背里以及三和里的江氏均系出同源。本里的簡氏是於乾隆和嘉慶年間從福建漳州南靖移居自此。日治時期有自苗栗的北部客家再移民，居於下寮和石仔寮為多數，仍然使用客語溝通，是較廣為人知的顯性客家聚居地。

(六)明和里吳氏

由地方耆老吳政男先生口述，吳氏族人於清乾隆年間移居明和里，成為最大宗族，渡臺始祖吳龍公，原籍大陸廣東陸豐縣方廓都雙派鄉人，生於清康熙乙丑年，因家貧無以為生，乃渡臺落腳於明和里，經子孫代代相傳，三百年來吳姓後代已不計其數，後人為祭拜吳姓祖先即在先人之遺土興建祠堂，逢年過節吳家後代子孫皆齊聚於明和里吳姓宗祠祭拜敘舊。

(七)大糖里

依據臺灣大百科(2011)撰述，大糖里為清雍正年間來自廣東梅縣先民到此開墾，經實地訪查，雖有地方耆老訪談但對先民的開墾一事並不了解，再由前大林糖廠黃課長(民國 26 年)口述，日治時期有來自苗栗的客家人名叫駱火，因得知糖廠福利好而回苗栗邀約同鄉居民來大林糖廠工作，經查證於第 9 鄰有一戶駱姓家族，但其子女已居住於外地。本里於日治時期設立糖廠後經濟繁榮，族群較為多元，但近年糖業成本人不敷出，大林糖廠目前僅有生物科技中心廠部仍有運轉，因此里內現有人口數少，大部分均搬到鎮上或遷出此處，訪談對象為里長推薦的大林糖廠前課長，對於糖廠歷史的變遷所述豐富，但對於里內閩籍和粵籍族群以及族群發展史較少論述。

(八)溝背里江氏

簡牛里長(民國 39 年)口述，本里係清雍正八年於福建永定高頭鄉的先民入墾此地，江氏人口數達本里二分之一以上，其他姓氏為外地搬遷或早期招贅至本里，而江氏宗親會定期在本里的濟陽堂祖祠舉行，溝背里因江姓人口幾乎佔了整庄，為單一性村，里內有數座追念各房先祖的宗祠。

(九)過溪里簡氏和張氏

據里長簡溪河(民國 46 年)口述，過溪里最大姓氏為簡氏，是早期自內林移居而來，其祖籍為福建漳州南靖，而里民簡勝輝先生(民國 41 年)口述，據族譜紀載，本身為簡氏家族第二十九代，與內林簡氏系出同源為福佬化的客家人。另張氏據里民張朝趾先生(民國 25 年)口述，族譜紀載祖先原即是福建漳州永定來臺，最先自坵子後來到本里落腳。

(十)西林里

依據<<嘉義管內採訪冊>>記載，為清康熙年間薛大有率眾自福建漳州來臺拓墾，如今無查證到薛氏後代，而西林里因位於大林火車站附近，商家林立，是為族群多元的繁榮之地。

(十一)東林里江氏、曾氏

依里民江簡錦秀女士(民國 19 年)口述，在早期江氏宗族為本里最大姓，很多土地都是江家擁有，是地方仕紳江文蔚拓展，至今人有三至四戶居住於此，其餘後代子孫皆到外地甚至國外發展，本里的江氏為三和里移居至東林里，祖上自福建永定高頭鄉入大林拓墾，與溝背的江氏同源。曾氏據曾明田先生(民國 44 年)口述，其曾祖父曾平連先生(光緒十三年生)原本是三角里的居民，因作生意逐漸累積財富而能在東林里買地，此曾氏與三角里曾氏同為福建永定高頭鄉移入。

(十二)吉林里徐氏、陳氏

地方耆老徐茂盛先生(民國 31 年)口述，其臺灣開支為十一世祖，清康熙年間入墾苗栗，日治期間徐茂盛的第十七世父親因為做生意而移民自吉林里，與三角里下寮的晚期北部客再移民是為同一源頭，祖譜記載其徐姓先祖自廣東潮州移居來臺，現況仍以客家話溝通，重要節日仍會準備客家菜，是大林鎮內少數的顯性客家族群。

在大林火車站前開是餐飲店的陳美珍女士(民國 37 年)原是印尼華僑，祖父祖母是從廣東梅縣移民到印尼定居，在印尼時就已用客語來溝通，一開始先到臺灣的中壢，後因結婚才到大林定居，目前遇到客籍人士仍然會使用客家話溝通，客語的傳承已到下一代，但僅有陳女士的大兒子願意學習，二兒子則不會使用客家話，陳女士在日常生活飲食中對於客家菜的準備並不普遍，只有在特定節日才會準備，陳女士是文化特色很明顯的客籍人士。

(十三)平林里葉氏、樊氏和謝氏

清乾隆四十八年三氏先民相約自廣東海豐來臺拓墾，其中樊氏客籍聚落居住地實際上為平林里和中林里的交界處，以至於兩里都有樊氏的足跡。(臺灣大百科全書)

(十四)三和里江氏、賴氏

本里江氏與溝背里江氏先祖同為福建漳州永定，雍正十年江在瑞先民由溝背移居此里，是為境內客家再遷徙。賴氏宗族依據賴氏宗祠裡的匾額記載，於乾隆二十七年由賴國訪、賴國讀自福建漳州南靖入居，為以福佬化之客家人。

(十五)大美里簡氏

依里長簡慶煌先生敘述，里內以簡姓為最多人數姓氏，清乾隆年間福建漳州南靖第十三世先民從內林裡擴散至大美里拓墾。

(十六)明華里王氏、黃氏、賴氏和郭氏

王氏據耆老王永漢先生描述，本身為王家第八代，先祖王弘義先生自廣東海豐至此開墾，為明華里最先入墾的族群。本里黃家據現任屋主江老太太口述，黃家同王家係廣東海豐渡海來明華拓墾。賴氏據明華里前里長賴瑞煌先生(民國 24 年)口述，早期來臺開基祖是第八代賴秀平自福建漳州移入廣東海豐，後再移民到明華里生活，今賴前里長已是第十六代，而雖然知道自己為客家人，但所呈現的客家文化已不明顯。郭氏依郭進利老師(民國 30 年)口述，里內有座郭氏宗祠，在重陽節或清明節郭氏後代會聚集於宗祠祭拜，族譜記載早期乾隆元年由兩兄弟郭兆陽、郭兆麟自廣東海豐來此開基，傳至受訪者已第八代。

(十七)中林里吳氏、張氏、鐘氏、樊氏和葉氏

本里吳氏據耆老吳新郡先生(民國十七年)展示的族譜，其祖上是由福建漳州移居廣東陸豐，再渡海到苗栗居住，後南下移民中林，是為被同化之福佬客。

張氏據張金聰先生(民國 33 年)族譜記錄，始祖貫籍福建漳州龍溪縣人，登臺後居住於臺南，爾後才移居至中林定居。鐘氏據<<臺灣大百科全書>>記載，清乾隆年間鐘氏先祖自廣東海豐入墾，經本研究查訪已無鐘氏居民在里內生活。樊氏與葉氏同為清乾隆年間四十八年廣東海豐來此開墾，今居住在中林與平林交界處，樊氏上有 29 戶居民，而葉氏僅有 3 戶。

(十八)上林里簡氏、江氏、楊氏

本里的簡氏和江氏均為境內客家再移民，據里長簡和代先生(民國 31 年)口述，

簡氏是從內林(福建南靖)移居來此，江氏(福建永定)為三角里遷居而來。楊氏是本里占最多的姓氏，據受訪者楊清吉先生(民國 30 年)家之公廳牌位上寫“宏農”判斷，應是福建漳州龍溪至臺拓墾，但還需有資料來佐證。

(十九)中坑里劉氏、陳氏、林氏和晚期北部客家鍾氏

據里長劉清源先生(民國 40 年)提供之族譜得知，其祖籍來源為廣東饒平，而劉氏占里內達四分之一，是為客家人，但表徵已不明顯。陳氏據陳建言先生(民國 51 年)敘述，祖先是從福建漳州移民來臺。林氏早期為里內姓氏為數較多，但後期因人口外移而逐漸減少，林氏先民第十二氏祖自福建漳州南靖至此拓墾，但移入時間相較於劉氏晚，目前尚有林氏宗祠在沙崙。鍾氏是晚期從苗栗南下移民之客籍族群，原籍廣東，因此客家表徵明顯。

(二十)義和里簡氏、江氏

里長簡國坤先生口述，義和里鄰近溝背里和內林里，因此里內主要以江氏和簡氏為主要福佬客族群，簡氏與內林里同為道光年間先祖簡永道自福建漳州南靖入墾。江氏為雍正年間福建永定遷居。

(二十一)內林里簡氏

大林鎮排名最多的姓氏即簡氏，各里均有簡氏族人的移民的痕跡，其簡氏佔了本里二分之一以上的人口，據里長簡和仁先生口述，簡氏族譜記載，清康熙年間先民簡媽生帶領族人自福建漳州南靖到此拓墾，內林里有座簡氏家廟，為奉祀簡氏來臺始祖及南靖一世祖。境內亦有江氏客籍族群，是雍正年間祖先自福建永定高投入此拓墾，與溝背、三和系出同源，雖為客籍族群，但經歷了長時間的福佬化客家文化表徵已不明顯。

客家人移民來臺，一時間、靠岸地點不同，所分布的地點也不同，但區域大

都在臺灣西部，可惜因為經濟、社會等狀況，有的地區保留古老風味，有的則與閩西族群混居，有同化情形發生(劉還月，2000)。





圖 4.1-1 本研究調查大林鎮客籍族群分布圖

4.2 位於大林鎮東北邊的漳州客

經由大林鎮戶政事務所統計，大林鎮姓氏最多的為簡姓和江姓，這兩大姓氏的生活圈就在大林鎮的東北邊，簡氏族群分布即以內林、三角、溝背、三村、義和五里為主，以及含括東邊的大美里和過溪里。除了簡氏和江氏，東北邊至東南邊亦有福建漳州籍的劉氏和賴氏，分別居住於三村里和三和里。

簡氏實為「張簡」，源自漳州府南靖縣長窖鄉，後裔推為南靖一世祖的簡德潤原居汀州府永定縣洪源，於明洪武四年(1376)入贅長窖張氏，肇創「張簡」複姓。簡氏族群經族譜考證，於福建漳州南靖，在康熙乾隆年間移居來臺，係康熙五十三年到五十六年間簡氏第七房貴智派下第十一到十二世先民，應薛大有招募單身渡臺諸羅大埔林，參加開挖灌溉渠道，拓墾大埔林田園，為賺取較高工資待遇。因此是由簡媽生帶領族人到此拓墾，定居後至雍正元年(1723)建立簡氏宗祠(簡氏追來廟)，奉祀簡氏來臺始祖及南靖一氏祖德潤公直系歷代高曾祖氏神位，追來廟誌有此記載：乾隆十年(1745)，由首事簡世安、簡萃元、簡藏、簡斯恭、簡琳、簡賽、簡達魁等八位長者建立追來廟誌，碑文 620 餘字及 106 股簡氏芳名，刻在寬 90 公分、高 120 公分、厚 20 公分的巨石，樹立在追來廟左側廂房，石碑迄今二百六十多年，歷經日月風化，字跡逐漸模糊、辨識困難，幸有簡氏宗長諸瑞於民國五十七年抄錄而得以留存(簡氏族譜)。

並於每年農曆一月十九日及八月十五日舉行春秋二祭，還以傳統的三十六鐘七十二鼓三獻禮來表達對祖先的敬仰，強化簡氏族人團結一心的凝聚力。

另一大姓江氏，其先祖系自大陸福建汀洲永定高頭移居到溝背里，汀洲在唐代是為漳洲的行政區域範圍，故汀洲隸屬於漳洲，江氏先祖移民至溝背里時期在雍正年間(1730)由江達選、江士浩、江東永三人至此開墾，而目前最大宗支係由南山房派下十九世士浩遷臺開基。除了溝背外，永定江氏亦有其他房派分布於附近，除了前述三和里林仔頭的 14 東山房在瑞派下外，義和里的三塊厝、土地公前兩角頭亦有東山、南山房分布。里內建有江姓宗祠濟陽堂，殿宇僅一進，一本

間，對聯“禦史風高願神祖武，宣城筆艷大啟人文，祖廟仰巍巍，輪奐常新垂百世，先靈昭赫濯，蒸嘗勿替永千秋”，是為江姓大公廳(江寮馨，2008)。

在東北邊還有一群汀洲永定客曾氏，和簡氏、江氏族群均為福建漳州系統的客籍族群，曾氏族群聚居於三角里，依曾家遷臺過程祖譜所記，原籍福建省汀洲府永定縣金豐里高頭鄉田窩坑祖厝人氏，於乾隆十八年(1753)由十七世登玉公夫人羅媽，偕十八世四子來臺世居北勢庄(三角里)，至今已傳至二十七代了，十八世祖德成公(長房)於乾隆十九年(1754)抵臺即建一祠堂，訪永定高頭北山祠堂，三房式約九十平方米，祖宗牌今仍完好，歷十二年間，十八世祖相繼去世，於乾隆三十九年(1774)將十五、十六、十七世祖骨罐由永定遷葬臺灣諸羅東頂堡大湖底(雲林古坑華山)，並設立公田與公償。三角里的曾氏與江氏均自永定高頭移入，相傳相傳因與江氏有姻親關係而入居北勢仔(邱彥貴，2010)。

4.3 漳州客家為何聚居東北邊

(一)環境因素

據考證，天啟元年(1620)福建漳州人顏思齊在本縣西半平原一帶建立開墾，康熙二十三年(1684)嘉義設諸羅縣以前，福建漳州海澄人薛允珍已開墾大林、民雄一帶，建有數座灌溉埤、圳，相對於臺灣地區而言本鎮是漢人較早開墾的區域之一，也能證明福建漳州的客籍族群比粵籍族群較早進入大林拓墾(方禎璋，2011)。漳洲人人臺墾民開發臺灣的最大成果就是土地的開墾。從明朝天啟年間開始的大陸漢民族大量遷臺墾殖，一片片的荒野漸次被開墾了出來，其中經過荷據時代、明鄭政權，到康熙二十二年臺灣歸清的三個時期。這三個時期裡，一些史志文獻記載反映出各個時期土地開墾的成績。土地墾殖數字隨著移臺墾民的一年年增多，新墾辟出的田園也一年年擴大，如顏思齊率領的以漳籍墾民為主的墾殖大軍所開發的笨港諸羅山地區，在康熙二十三年（設置諸羅縣的第一年，即1684年）開墾田園共有4843.8甲。到了康熙五十六年(1717)，開墾的田園總數

達到 10977.55 甲。據此算來，33 年間新增田園 6133.75 甲，平均每年新墾田園以 186 甲(約等於 2103.66 畝)的速度在增長。諸羅縣(今嘉義縣)是全臺灣最古老的縣，該縣其時每年新增墾殖土地面積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即基本反映了康熙年間臺灣最早開發的臺南地區年墾殖進度。

由族譜和耆老的口述得知，早期先祖的拓墾都是從笨港或臺南靠岸，部份族群輾轉移居內陸後循著溪流向上拓墾，到大林多是由湖北里的早知溪(早期的早知港是能行駛船隻和商業貿易平凡的重要港口)上岸，拓墾先民依水而生，著陸點除了早知溪也會從大糖里的鹿堀溝上岸，從本研究的客家分布結果看來，也的確以鹿堀溝為分界線而呈現不同客籍族群的生活圈和祭祀圈，其原因除了早期的閩粵械鬥外也和生活環境有所關聯。

蔡貓東，大林大湖人、葉省變，大崙人，為清朝時期跟隨薛大有進入大林鎮拓墾之部屬。年輕時蔡貓東在大林薛萬里家任掌櫃。當時的薛家是富戶，南自鳳山、諸羅，北至桃園，數十年間拓土廣範，主要開拓大埔林打貓一帶一千餘甲，次拓雲林斗六門間一、二千甲，拓植如此寬闊的土地，所以用人眾需費之多，工程浩大。蔡貓東因精通天文、地理，愛好游俠，於是偷了寶劍後浪跡各地。年老後回大林定居，見村民每年只播一次水稻，乃指導村民修築水壩，引導石龜溪上游灌溉農田，成為大林糧倉，有了重要的水資源對於居民的生活品質是個非常重要的改善設施。時有諺曰：「有大湖厝，無大湖富」。同治元年，蔡貓東中人圈套輸了一筆賭款，於是把圳水分為十股，留下四股給原農戶，其餘賣給埤頭、排仔路，還答應圳路由其負責。工程完工後，蔡貓東將佩劍丟入鹿骨溝中退隱，現十股圳頭和鹿堀溝尾各有一座廟，壁題「蔡葉二將軍」(蔡貓東和十股圳，1978)。

明清時期的漳州客籍族群隨著薛氏來臺拓墾，而進入大林聚居，加上十股圳的開發使得東北邊的水利條件較為優渥，因為據大林鎮西南邊的明華里下埤頭王永漢先生的口述，長輩曾敘述早期生活多麼不易，尤其是民生用水問題是非常大的困擾，農作物得仰賴老天賜甘霖，否則要到很遠的地方挑水，極為困苦，加上所居的地勢較為平坦，山區的水流下降到東北邊山腳下即被攔截取用，西南邊也

得仰賴東北邊的圳埤或溪流而能築埤塘以作為蓄水用之，明華里下埤頭地名因此而來。

清朝時期蔡省和葉貓東在大林北邊靠近雲林斗南的三角里建築十股圳，是引自梅山溪水導入華興溪來提供給居民用水之便而十股圳的範圍正是包含了大林鎮的東北邊其涵蓋範圍有三村里、義和里、溝背里、三角里、內林里、三和里、過溪里，之後才又接引至各里取用。這也是說明了最早進入大林開墾的漳州客籍族群為何聚居於東北邊的原因。

因漳州族群渡臺時序較粵籍族群早，佔據了臺灣西岸平原地帶，奠定閩南村落街庄基礎，後來成為掌握支配臺灣經濟命脈的主要族群，粵籍地的客屬族群後到，人數又少，初到時只得在閩籍族群的居住邊緣或接近內山之地從事墾殖，或做泉、漳人的佃農或傭工討生活，在移墾初期經濟命脈已受支配，造成貧困的生活史，整體客觀環境對粵籍族群是相當不利，所造成的族群磨擦和械鬥也自此而生(彭鳳貞，2012)。

(二)族群分化

《永定范陽簡氏洪源會益公族譜》記載，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鄭成功舉兵漳、廈抗擊清軍，簡德潤第十一、十二世孫輩群起響應。南明永歷十五年(1661)鄭成功收復臺灣，他們一起隨軍作戰，臺灣光復後，他們也定居臺灣。

從臺灣歸清起到雍正年間，由於海禁的開放，攜眷渡臺政策的開始施行，漳籍及閩粵沿海各地移臺人數劇增，墾殖大軍人數的大幅度增多，當時的大林已是閩籍族群所大量拓墾，粵籍族群遷徙至此為了土地的爭奪、分化策略使得出現族群械鬥的現象而造成了分裂。

自清初之期，閩粵、漳泉等族群械鬥紛爭。明清時期移民入臺的漳州客為了不讓外族侵略已辛苦拓墾的領土而有強烈的自我保護的意識，因此與後期進入大林的粵籍客家族群產生了自我防衛的敵對情節，因此研究者認為極有可能是族群械鬥所致，而粵籍族群從臺南至嘉義大林聚居就地理位置而言會佔居於西南邊

也實為合理，面對漳州客家族群的強烈防衛意識，這時候可以推測說，為何三山國王僅在大林鎮的西南邊出現祭祀圈，而大林鎮三山國王的祭祀圈又與雲林縣大埤鄉的大和街三山國王廟為共同的祭祀圈，從早期每年會有固定的時間有五十三庄的繞境活動，研究者推論，擴大繞境的原因除了鞏固族人的情感另一因推測是為了壯大粵籍族群的勢力，凝聚族人的意識而有繞境活動，藉由粵籍客家族群的群聚型態來對外族虛張聲勢，但在東北邊卻反而較無大範圍的宗教慶典。根據嘉義縣志(2010)所描述，1821年後諸羅縣轄時期的嘉義地區有關閩粵械鬥主要有三起大械鬥，如表 4.1-1 所示。

表 4.1-1 清領時期嘉義地區分類械鬥與抗官民變事件表

案次	年代		蔓延地點	械鬥類型	發生起因	案件名稱	規模大小
	西元	清領					
1	1826	道光 6 年	鳳山、 彰化、 淡水	閩泉粵 械鬥	李黃兩姓 因竊豬案 引起械鬥	李通案	大
2	1832	道光 18 年	臺灣、 鳳山、 淡水	閩粵械鬥	米糧禁運 問題 / 閩 粵兩姓採 芋爭端延 伸械鬥	張丙案	大
3	1844	道光 24 年	嘉義、 淡水	漳粵械鬥	販賣菁仔 引起械鬥	陳結案	大

以道光六年的李通案而言，閩粵械鬥幾乎蔓延至整個臺灣的一廳兩縣，嘉義縣志(2010)亦載，「道光二十四年(1844)“漳泉畫地，宗支失守，繼被粵賊折毀…

”，此械鬥事件距離道光十二年(1832)張炳事件已有十二年，但地方分類械鬥仍未完全平息。又由史料上記載，當年因彰化地區陳結一案，又引發嘉義溪口居民的漳泉分類與閩粵分類械鬥，也因為分類械鬥事件而導致同一祖籍來源之族群更加團結，閩粵族群所分布的範圍更加集中。由上述的史料記載可以為研究者的推論有更進一步的佐證。

經過幾次的大規模械鬥，雙方除人員的死傷以及經濟損失外，更造成閩粵族群之間的對峙狀態，這種對峙狀態並非短時間內可以消彌，也就是說 1826~1844 年間的閩粵、漳粵械鬥極有可能導致大林鎮許多粵籍族群再向外遷徙(方禎璋，2011)。

清朝時期嘉義經歷了數次的血淚之戰，以至清中葉末期族群械鬥紛爭的尾端，逐漸在土地拓墾上形成地域性的區隔，這樣的生活圈區隔至今仍可從這次調查客籍族群分布的研究中清楚地呈現，但物換星移，經歷過苦不堪言的發展背景的居民已不再有紛爭械鬥的事件，而相互融合聚居。

第五章 結論與探討

明清時期大林鎮的拓墾移民大多數是來自福建漳州的客語地區，因為自然災害、朝代更迭、戰亂避禍等因素導致大量人士移居至臺灣，這遷居的原籍地以閩粵族群占多數，其中又以漳泉之移民數量較其他地區多。經由文獻顯示，最初開墾嘉義縣的是天啟元年(1620)福建漳州人顏思齊和其部屬在嘉義縣西半平原一帶建立十寨立基開墾。另嘉義縣志中亦有記載：福建漳州府平和縣人賴剛直隨鄭成功渡臺，為其部屬，奉命在天興縣(諸羅縣前之地名)中埔一帶開墾拓荒闢田一千餘甲，為有史可稽的拓荒者之一。而大林鎮是康熙 23 年(1684)設立諸羅縣前由漢人薛允珍開墾大林、民雄一帶的區域，並建造數座灌溉埤圳，後由薛大有招佃農來此開墾擴大區域，民雄、大林、梅山均有其開拓的史料。

另大林鎮的開拓可從嘉義縣志記載得知，清康熙初年，陳石龍入墾嘉義打貓東堡崁腳、崁腳二庄(即今大林鎮)，康熙四十七年(1708)入墾嘉義梅子坑庄(梅山鄉)。又述，明末清初渡臺之劉氏先民劉漢政來自福建漳州府南靖縣，生於明崇禎十年(1637)，康熙三十八年(1699)去世，而葬在嘉義走豬下庄(大林鎮湖北里)。另可從《臺灣區姓氏堂號考》書中查證，隨鄭成功部隊於康熙元年(1661)撤退臺灣的福建汀洲府人劉國軒將軍其後裔劉文科於乾隆五年(1740)入墾大林大湖寮(湖北里)，再傳至梅山，亦可謂開拓大林的漳州移民之一。

綜觀上述文獻所述，大林鎮明清時期即有多數的福建漳州客籍人士入內開墾，鎮內仍然存有數座宗祠，尤其溝背里和內林里是為單一性村，後才漸漸擴展到大林鎮各里，早期的拓墾是以同一祖籍地緣為主，因為語言相通，要與不同地域的族群生活和拓墾是極為不易，林美容(2000)對於聚落之間的血緣結合有其論述：

由聚居同一聚落之同組的後裔所構成之地域性的宗族，認真說起來是擴散性的宗族之發展過程的一部份。他們之間有些原本就是同一宗族的成員，把大陸的宗族成員擴大到臺灣，這當然是擴散性的宗族，也就是人類學常說的分支(segmentation)的過程。不過分支通常也意味著一個新的支族的成立，單講來臺的同宗同祖，他們之中部分也許在同一聚落定居發展，一部分族各自在

不同的聚落建立以己為始的宗族，不管其後嗣如何綿延，終究可以追溯到一個共同的唐山祖，這些共祖的地域性宗族，可以說是一個更大的宗族的擴散性發展，這一個更大的宗族便稱為擴散性的宗族。

綜上述，加上清朝持政以來政府嚴禁民眾偷渡來臺灣，對於粵籍族群的移民和偷渡現象，清朝政府都以保留或容忍的態度面對，甚至比閩籍人士更加痛惡急欲制止，這樣一來，福建人偷渡臺灣不僅有地理上的優勢同時更由於語言的相似、族群的認同性幫忙，遠比粵籍族群方便許多。因此當時在臺灣拓墾之先民理可說其大多來自福建地區並不為過，再輔以現況調查，大林鎮目前仍然以簡姓和江姓佔大多數，依簡氏族譜記載，簡姓大多是從福建漳州府南靖縣移民來大林鎮，是屬於簡德潤八大房後裔。江姓是自福建汀洲永定的客家移民江發祥、江士浩在雍正年間帶領族人至大林鎮溝背里開墾，而得以證明大林鎮從清領時期至今一直都是福建客語區域的移民地，依本研究的田野資料來看，閩籍客家族群多居於大林鎮的東北至東南邊，而這些範圍涵蓋的行政區域有：三村里、三角里、溝背里、義和里、內林里、過溪里、三和里、大美里，甚至觸角還延伸到了上林里和中林里，幾乎涵蓋了整個大林鎮的東邊。

但在日治時期昭和元年(1926)的臺灣漢民族鄉貫別調查中的統計資料顯示，大林鎮的粵籍人口突然暴增，增加為 4300 人，先不論是否都為客籍人士，就貫籍別來看廣東地區人口數量比民國四年(1915)增加了數十倍，因而造成了往後民眾對大林鎮是以廣東為主的印象，但假如突然增加如此多的越籍客屬族群，那又為何大多數的粵籍客家族群不講客語呢？

就本研究結果來說，嘉義縣志所論述的統計資料應有紀錄不完全之疑點，當然粵籍族群在大林鎮所佔的人數並不在少數，但相較於漳州客家族群之下，數據確實有懸殊。

除了清領時期的閩粵械鬥導致大林鎮現況族群分布之間的關係，另一因素研究者推測，初期墾首大林鎮為福建漳州海澄人薛允珍，於乾隆五十一年其帶領部屬蔡貓東和葉省變等族人在三角里築十股圳，引梅山下游溪水和華興溪之水源入東北地區供人民使用，生活因此得到便利，範圍分別是三角里、三村里、湖北里，

至同治元年才將十股圳分給西邊的行政區域，另築有大林圳，灌溉範圍分別是內林里、大美里、三和里，十股圳和大林圳均在大林鎮的東邊，福建漳州客籍族群方而在東北定居，對於晚移民大林的粵籍族群較為不利。

就上述的分類械鬥因素和環境因素使得大林鎮的客籍族群所分布的地理位置有著極其微妙的關聯。

在結論最後想陳述的是關於文化保存的想法，本研究的田野調查過程中，所拜訪的客籍人士絕大部分都已不會使用客家話，縱使是粵籍客家族群也都不使用客家話溝通，而尚有保留語言的就屬晚期的北部客家再移民，研究者認為，對於一個族群最重要的辨識方式就是語言，而這個語言並非是普通話，是方言，縱使福建的客語區南靖、詔安、官陂、葛震、太平等在現今已多使用普通話進行溝通，但仍有部分依然會使用方言，可見清朝以前方言是極為平常的溝通工具，卻因政治因素、環境變遷使得這項語言文化被埋沒，是研究者認為可惜的地方。基於文化保存的另一觀點，大林鎮其實有許多具有歷史性的古厝和建築，其不論是外在的裙堵雕刻或內在的壁畫裝飾，都訴說著當代的歷史故事，從中也能看到當時的建築樣式有豐富的文化內涵，亦是時代背景的經濟縮影，可惜鄉下地區人口外移嚴重，許多古厝已無人維護而殘破不堪，實在可惜。

文化保存一直是個重要的課題，它不能只是紙上談兵，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主管機關甚至是鄉鎮人民，都應有著對無形文化資產和有形文化資產保護的觀念，或許經過多年，這些屬於臺灣的老房子就只能在照片中回憶，除了趕緊對它記錄，尚還需要更多愛護這片土地的人們所應擁有的保護意識，文化保存的議題一直是很重要且須積極付諸行動的課題。

參考文獻

- (1) 王東(民 85)，客家學導論，上海：人民出版社。
- (2) 王俐容(民 95)，多元文化與族群關係，臺北：揚智出版社。
- (3) 王雯君(民 94)，閩客族群邊界的流動：通婚對女性族群記憶與認同的影響，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 (4) 方禎璋(民 100)，失落的福建客家族群聚落——以臺灣嘉義縣大林鎮為例，閩臺文化交流季刊，第 27 期。
- (5) 尹章義(民 78)，臺灣開發史研究，聯經出版。
- (6) 世界客屬總會(民 74)，大漢民族中的客家人，世界客屬總會秘書處。
- (7) 宇若霏(民 93)，政府宣導置入電視新聞節目之表現方式分析，中國文化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8) 江吟梓(民 100)，教育質性研究實用指南，臺北：學富文化。
- (9) 江彥震(民 92)，客家精神，客家族群文化象徵，客家郵報。
- (10) 吳中杰(民 88)，臺灣漳州客家分佈與文化特色，客家文化研究通訊，第二期。
- (11) 吳錫德 譯(民 92)，文化全球化，臺北：麥田出版社。原 Warnier, J.(1999)
- (12) 李文良(民 101)，立大清旗，奉萬歲牌：朱一貴事件時的「皇上萬歲聖旨牌」與地方社會，臺灣史研究，第 19 卷第二期，1 ~ 29 頁。
- (13) 李奉儒譯，質的評鑑與研究，臺北：桂冠出版。
- (14) 李嫦薇(民 95)，從多元文化看臺灣詔安客的族群認同- 以雲林崙背鄉詔安客為例，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15) 周宛瑜(民 100)，客家生活環境空間語彙之研究- 以苗栗市及周邊鄉鎮為例，聯合大學建築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 (16) 邱怡亭(民 90)，公私協力輔助客家傳統聚落保存之研究－以屏東縣五溝水

聚落為例，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碩士論文。

- (17) 邱彥貴(民 99)，嘉義縣大林鎮族群分布：以福佬客為核心的檢視，臺灣語言文化分布與族群遷徙工作坊，臺中教育大學。
- (18) 邱榮裕(民 96)，臺灣客家運動與客家民間信仰的發展，臺灣客家運動 20 年學術研討會，臺灣大學。
- (19) 林美容(民 89)，鄉土史與村庄史- 人類學者看地方，臺北：臺原出版社。
- (20) 林信丞(民 97)，從客家雜誌分析臺灣客家形象之變遷，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21) 林富士(民 87)，臺灣的義民廟與義民爺，文化視窗，第五期。
- (22) 林開欽(民 98)，形成客家民系的四個特徵，第三屆海峽兩岸客家高峰論壇論文集，臺北，93 ~ 99 頁。
- (23) 房學嘉(民 83)，客家源流探奧，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 (24) 洪蘭馨(民 93)，臺灣的菸業，臺北：遠足文化。
- (25) 胡希張(民 86)，客家風華·客家源流，廣東：人民出版社。
- (26) 胡蓉(民 100)，客家民居聚落環境意義之探析，贛南師範學院院報，第 4 期。
- (27) 范佐雙(民 98)，臺灣客家信仰—城鄉義民祭。
- (28) 范明煥(民 87)，臺灣客家源流與區域特徵，臺灣族 F 研討會，新竹縣文化中心。
- (29) 徐正光(民 80)，徘徊在族群與現實之間- 客家社會與文化，臺北：正中書局。
- (30) 徐正光(民 91)，客家人在臺灣的拓墾：一些視角，客家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586 ~ 591 頁。
- (31) 夏春祥(民 87)，文化象徵與集體記憶競逐：從臺北市的凱達格蘭大道談起，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31 期，頁 57 ~ 96。
- (32) 木桂藏(民 80)，日本人筆下的客家，關屋牧譯，臺北：譯者發行。
- (33) 袁方(民 91)，社會研究方法，臺北：五南。

- (34) 許木柱(民 78)，臺灣原住民的族群認同運動：心理文化研究途徑的初步探討，臺灣新興社會運動，臺北：巨流圖書公司，127 ~ 156 頁。
- (35) 許惠捷(民 100)，北埔在地客家認同的浮現與轉化，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班。
- (36) 陳支平(民 87)，客家源流新論—誰是客家人，臺北：臺原出版社。
- (37) 陳文姬(民 101)，臺灣客家意象之實證研究- 族群之組間與組內的差異分析，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 (38) 陳佩君(民 97)，六堆屏東內埔昌黎祠及其客家文化之研究，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班碩士論文。
- (39) 陳運棟(民 83)，臺灣的客家人，臺北：臺原出版社。
- (40) 張文榮(民 90)，西班牙巴斯克的新族群關係：巴斯克文化政策與族群認同的重建，南華大學歐洲研究所博碩士論文。
- (41) 張光宇(民 85)，閩客方言史稿，國立編譯館：南天書局。
- (42) 張恭啓(民 93)，文化人類學，臺北：巨流圖書有限公司。
- (43) 張維安(民 99)，族群記憶與臺灣家意識的形成，莊英章、簡美玲編，客家的形成與變遷，新竹：交通大學出版社。
- (44) 張衛東(民 78)，客家研究，同濟大學出版社。
- (45) 張衛東(民 80)，客家文化，新華出版社。
- (46) 曾逸昌(民 94)，客家通論：蛻變中的客家人，高雄：復文出版社。
- (47) 楊緒賢(民 68)，臺灣區姓氏堂號考，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48) 楊鶴書(民 87)，寧化石壁與客家在閩西形成、發展的若干問題，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177 ~ 185 頁。
- (49) 黃瑞琴(民 88)，質的教育研究方法，臺北：心理出版社。
- (50) 黃雅雯(民 97)，博物館建築、空間與文化：以臺灣的七座客家博物館為例，2008 文化資源經典講座暨研究生學術研討會，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 (51) 黃蘭翔(民 100)，臺灣客家建築的根源及其型態的特徵，臺大文史哲學報，

第七十四期。

- (52) 彭欽清(民 83)，臺灣的客家歷史與文化，客家文化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
- (53) 彭武文(民 93)，淺談臺灣客家建築，臺灣傳統週特別講座，聖地牙哥。
- (54) 彭鳳貞(民 101)，臺灣客家族群政策建構研究-國際視野下之發展策略，中國文化大學中山與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論文。
- (55) 葉至誠(民 89)，社會科學概論，臺北：偉華書局。
- (56) 葉高華(民 98)，對於閩客關係的幾個誤解。
- (57) 董心平(民 100)，世界遺產與人文、環境關係之研究-以福建土樓群為例，南華大學環境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58)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 98)，歡喜客家節，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 (59) 嘉義縣志(民 98)，嘉義縣志，嘉義縣政府。
- (60) 蔣炳釗(民 83)，試論客家形成及其與畚族的關係，臺灣與福建社會文化研究論文集，南港：中研院民族所，271 ~ 301 頁。
- (61) 蔣慕東(民 95)，煙草在中國的傳播及其影響，南京農業大學，中國農史學刊，第二期。
- (62) 劉秀美(民 91)，論六堆客家地區宗族組織及宗祠之地域性-以佳冬楊氏為例，臺灣史蹟，第 40 卷。
- (63) 劉阿榮(民 96)，族群記憶與國家認同，多元文化與族群和諧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教育大學。
- (64) 劉惠玲(民 94)，臺灣客家文化運動與族群建構之研究，東吳大學社會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 (65) 劉憶萱(民 97)，客家聚落之產業、地景與記憶變遷：以大湖草莓為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 (66) 劉還月(民 83)，臺灣民間信仰小百科，臺北：臺原出版社。
- (67) 劉還月(民 89)，臺灣的客家人，常民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68) 潘淑滿(民 92), 質性理論與應用。臺北：心理出版社。
- (69) 賴玉玲(民 97), 義民信仰的回顧與展望, 義民廟研究暨客家運動回顧與展望座談會。
- (70) 蕭仁釗(民 89), 負向生活事件因應歷程中性格與族群因素之影響——以客家族群為例, 臺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71) 謝重光(民 88), 客家源流新探, 臺北：武陵出版。
- (72) 謝重光(民 88), 海峽兩岸的客家人, 臺北：幼獅文化。
- (73) 謝淑玲(民 94), 在臺客籍印尼與大陸配偶之客家認同比較研究, 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 (74) 謝錦綉(民 99), 義民信仰與族群互動—以嘉義褒忠義民廟為例, 南華大學建築與景觀學系環境藝術碩士班碩士論文。
- (75) 羅香林(民 62), 客家源流考, 美國：世界客屬第二次懇親大會籌備委員會。
- (76) 羅香林(民 78), 客家源流考, 中國華僑出版公司。
- (77) 羅香林(民 81), 客家史料匯篇, 臺北：南天書局。
- (78) 羅肇錦(民 79), 臺灣的客家話, 臺原出版社。
- (79) Bogdan, R. C. & Biklen, S. H . (1982), Qualitative research for education :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methods. Boston : Allyn and Bacon.
- (80) Fontana, A. & Frey, J. H.(1998), “ Interviewing : The art of science in N.K. Denzing & Y. S. Lincoln (Eds.) ”, Collecting and Interpreting Qualitative Materials, London : Sage Publications
- (81) Halbwachs, M. (1992). On collective memory. Chicago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82) Michael Quinn Patton(1995), Qualitative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methods, SAGE Publications.

附錄一訪談內容

訪談日期	2012/11/5
訪談地點	西結里
受訪對象	里長陳建昌
訪談內容	
<p>西結里是兩個村莊構成一個里，分別為陳井寮與菜園，陳井寮是因早期祖先陳福星來此開基村落以陳氏最多，地名才由此而生，西結里陳井寮的廟宇保安宮為地方的信仰中心，也是當地居民聚會聊天的所在，保安宮主要供奉的神明為王孫大使。陳井寮的陳氏、鹿草鄉西井村的陳氏、雲林縣水林鄉春埔村的陳氏與西井村的陳氏、彰化縣二林鎮東勢鄉的陳氏祖先系出同源。我們陳家先祖來自福建泉州的同安，目前在本里也算是大家族，在父執輩那一代共計十一個兄弟姊妹，祖父認為乾脆再收養一位，湊足十二個孩子，所以到我這一代就人丁旺盛了。</p> <p>陳井寮除了以陳氏居民最多來命名，另一猜測，可能是早期陳氏祖先自福建省泉州同安縣灌口鄉安仁里西井社來此開墾，故鹿草的西井村和雲林水林的西井村地名係紀念祖先而來，另安仁里早期有一古地名為陳井，而判斷陳井寮地名的另一源由。</p> <p>至於我家的祖厝，當初是我祖父興建的，閩式為七開間造型現在還保留有當時的“紅眠床”，而床旁用拉門遮住的就是以前放馬桶的地方，正屋後面較新的五開間房子是我叔叔蓋的。</p> <p>本里據我所知；頂菜園張家為自嘉應州丙村遷居海陽復渡臺的多次客家移民，頂、下菜園為鮮見的海陽客家，而我們陳井寮這邊係以陳姓為主，據說是五十三庄中恆見與客家混居的泉州同安祖籍居民，連附屬於陳井寮的準聚落竹圍仔張姓亦祖籍同安。我們與客家人混居的原因是有通婚關係，就以我來說吧，我的老婆就是客家人，那一句客家法的認同原則我的子女甚至是我應該也可以說是客屬族群。</p>	

訪談日期	2012/12/3
訪談地點	排路里
受訪對象	張剛武(民國 28 年)
訪談內容	
<p>我今年 74 歲，從小就是排子路出生的，我阿公早期是從“雲林土庫馬公厝”到排路里，但幾年我就不曉得了，我阿公張泉以前是在做郵差的，而我爸爸張朝科在日據時期是學校的老師，我本身以前在經商，是醬菜的大盤商，我的祖先大概只知道和姓郭的一樣是福建省漳州府來的(據：臺灣大百科全書登載，如與郭姓同來則祖籍應為潮州府饒平縣)，我家的房子已經有一百多年了，但只有我一個人住兒女都在北部，比較少清理。</p>	

訪談日期	2012/12/3
訪談地點	排路里
受訪對象	郭文旭(民國 39 年)
訪談內容	
<p>我今年 64 歲了，從小就住在排子路，阿公那一代就在這裡居住了，排子路大部分姓郭的是從民雄田中央過來到這裡，這裡姓郭的源頭都是有關係的，我家的廳堂上有個神明敬酒杯你應該很少看過，它是很有歷史了，從我阿公那時候就有了，材質是螺做的，我拿張祖譜給你看，可是祖譜只記載祖先的名字，沒有寫說大陸哪裡來的，妳要問這裡的歷史我帶妳去找我大哥，他比較了解。</p>	

訪談日期	2012/12/3
訪談地點	排路里
受訪對象	郭山(民國 15 年)、郭添榮(民國 27 年)
訪談內容	
<p>我們排路里是由兩個聚落組成的，一個是水汙頭，一個就是排子路，水汙頭都是姓陳的比較多，但是他們的歷史應該沒有我郭姓的聚落來的悠久，排子路姓郭的在民雄有祖厝，我們的祖先是大陸福建省漳州府來的(據：臺灣大百科全書登載，郭姓祖籍應為潮州府饒平縣)，是客家人，並不是不會說客家話就不是客家人，來臺祖先到我已經是第二十三世了，而我的母舅郭山是第二十二世，排子路姓郭為最大宗，再來是姓劉的，姓劉的在排路里往西結里那邊一小角，排路里有兩個姓郭的公廳，我家這裡原本有一個，可惜倒掉了，另一個在舊里長家那邊，可是舊里長身體不太好沒有在家，我們排路里姓郭的和明華里湖底姓郭的源頭應該都有關係，他們那姓郭的是早期從排路里過去的。</p>	

訪談日期	2012/11/8
訪談地點	湖北里
受訪對象	劉聰明(民國 29 年)
訪談內容	
<p>聽以前長輩說早知溪是很重要的小港口，可能對於你們現在來看就只是小小的一個河流，對先民來講要做生意都靠它呢，只是後來由於石龜溪河道淤塞及閩粵械鬥素逐漸沒落。我家這個貞節牌坊遺跡據說是嘉慶君來封的，是為了表彰我高太祖的貞節操守，原本是放在糖廠的鹿溝邊，據說之後被雷公打斷棄置該地，牌坊較大的石才及木料被附近鄉民搬走，我覺得這是先祖遺物所以就把它移來“湖北里”家中。</p> <p>至於湖北里這間佛方宮是早期有一劉姓先民從唐山來到大林拓墾，他來的時候揹著行李和庇佑的神明，來到此地時纏綁的繩子剛好斷了，村民們認為是佛祖有意滯留此地所以就在本地供奉，幾經修建成為現況並取名為“佛方宮”，至於較詳細的廟史廟中有記載。</p>	

訪談日期	2012/10/24
訪談地點	三村里
受訪對象	里長劉清岩(民國 28 年)
訪談內容	
<p>本來小時候是溪口那邊的人，差不多在民國 44 年搬來三村里，聽老一輩的講原籍大概是福建省那裡來到臺灣，但詳細點的我就不清楚了。本里人口數大約快兩千人，這一里大多姓劉的和姓江的比較多，而江氏大多從溝背那邊來到我們三村里的。我們三村里的由來是早期這邊有三個村莊，分別為潭墘、橋子頭、湖子這三個地方集結一起才叫三村里，三村里主要的產業為稻米，在湖子有間瑞記碾米廠，老闆正是從苗栗通霄來的客家人，而本裡最為有名的就是在七鄰的一心蘭園，比較特殊的在潭墘那邊有一戶在養青蛙，他的市場以國內為主，三村里據我所知有兩口井，較據歷史的古蹟比較沒有了，我可以推薦幾個耆老你再去訪問他們可能比較清楚，我媽比我還知道，但是她現在重聽很嚴重比較不方便訪問。</p>	

訪談日期	2012/11/15
訪談地點	三角里
受訪對象	曾嘉治(民國 29 年)
訪談內容	
<p>我早期在學校教書，之後在臺北的補習班教數學，退休至今一直都在作家譜的考證工作，期間也多度到大陸老家進行田野調查，曾家的族譜我曾寫一篇“太公的祠堂公償帳簿”，將唐山祖遷臺過程詳細記述，並希望在能安身久居之時，將祖墳遷臺以就近祭祀並建家祠供奉。</p> <p>曾家遷臺過程如族譜所記，“原籍福建省汀洲府永定縣、金豐里、高頭鄉、田窩坑祖厝人氏，于乾隆十八年（1753 年）由十七世登玉公夫人羅媽，偕十八世四子來臺世居北勢庄，（現屬嘉義縣大林鎮三角里北勢）”，至今已傳至二十七代了。而大林鎮溝背里及三和里和本里的江家大都也是來自福建、永定的高頭鄉。</p> <p>十八世祖德成公(長房)於乾隆十九年(1754 年)抵臺即建一祠堂，仿永定高頭北山(今高北村)祠堂，三房式約九十平方米，祖宗牌今仍完好，歷二十年間，十八世祖相繼去逝，於乾隆三十九年(1774 年)將十五、十六、十七世祖骨罐由永定遷葬臺灣諸羅東頂堡大湖底(今雲林古坑華山)，並設立公田與公償：</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大湖底祖墳四骨罐共九位，除墳地三分多(約三千五百平方米)外，十餘甲(約一百萬平方米)山林地為公田放租，每年“春分”日祭祖，(此祖墳稱為“春分公”或“春祖”)，佃租則由參祭裔孫各房均分。 2. 十七世祖曾妣羅孺人慈勤境在湖仔埔，連耕地兩三甲，佃租收入祭拜此境與祠堂祭祀。 3. 另有“七分仔”、“五分仔”、“三分仔”田地(即共一甲半)，佃租為公償當播地買種籽等等各房週轉資金用，也同時讓後世子孫不必張羅祭祖費用。 4. 聘請夫子教漢學(非私塾，因為短期性)。此祠堂在二十一世祖永定公重建，據二十四祖子中公所見所述，祠堂大樑為方形的雕花陶飾，之後再簡化重修為今貌。 	

訪談日期	2012/11/5
訪談地點	明和里
受訪對象	吳朝萬、吳政男
訪談內容	
<p>據明和社區文化發展協會記載：</p> <p>先民渡臺在甘蔗崙開墾據說吳姓與陳姓居大部份，吳姓在庄尾（座西），陳姓在庄頭（座東），中間參雜李姓、許姓、江姓等其他人士，吳姓人口又多於陳姓。吳姓祖先渡臺開基始祖吳龍公，原籍大陸廣東省惠州府陸豐縣方廓都雙派鄉人，生於清朝康熙乙丑年（民國前 227 年，西元 1685 年），因家貧無以為生，乃渡臺落腳於甘蔗崙庄開墾維持家計，娶妻葉氏淑勤，惜僅享壽 25 歲，及後續娶李氏淑儉，享年 79 歲，子孫代代相傳，三百年來吳姓後代已不計其數矣！後人為祭拜吳姓祖先，乃就在先人所遺土地興建祠堂，將各宗各房祖先牌位集中在祠堂內，逢年過節，大家都來祭拜，香煙嫋嫋之際，吳家子孫都趁此時刻閒話家常，天南地北無所不談，因為這個時候，大家才有空聚在一起，好不熱鬧；時空轉變，子孫經營有成，都在外自行建屋或購置房屋，同時也將他那一房的祖先牌位迎去自家供奉，曾幾何時，偌大的祠堂在年節時就只剩下幾戶人家來祭拜，實在有夠冷清，而且也讓人徒呼奈何。再說當初興建祠堂時候，生活艱困，因此也是土製木造，可說相當簡陋，歷經地震災變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祠堂整個坍塌，經各房代表人商議攤派資金，於日據時代昭和乙亥年（民國 24 年、西元 1935 年）興建完成，吳家祖先在清朝時代曾經在朝為官，所以新建祠堂屋脊採燕尾式構造，祠堂內大樑上懸掛大型匾額，上書【延陵衍派】四個大字，入門右聯“吳家始祖勤耕作”左聯“德蔭子孫耀光輝”俾激勵後代子孫，也是甘蔗崙庄特色建築。前里長吳明能先生，認為要凝聚吳家後代的向心力，必須要比照其他姓氏成立宗親會，因此積極奔走縣內各鄉鎮尋找吳姓宗親支持簽署，並由本里宗親吳政男草擬組織章程，經報奉嘉義縣政府於民國 90 年 12 月 30 日成立【嘉義縣吳姓宗親會】，會館就設在明和里 92 號，也就是吳姓宗祠，91 年 1 月 29 日嘉府社行字第 014264 號頒發【嘉義縣吳姓宗親會】的人民團體立案證書，推選吳明能宗親擔任創會理事長，每年都在宗祠舉行祭祖及召開會員大會，會後聯誼聚餐，讓吳姓宗祠再度熱鬧滾滾，吳姓宗祠現在已成為農暇時期聚會、閒話家常、泡茶、卡拉 OK 飄歌的好地方。</p>	

訪談日期	2012/11/6
訪談地點	明和里
受訪對象	陳政仁(民國 34 年)
訪談內容	
<p>我這一里就是姓吳的和姓陳的最多，像現任里長也是跟我們家族有關連的，甘蔗崙庄頭這間“紫德宮”是我們陳姓的宗祠廟，裡面的保生大帝和二太子元帥是我的祖太“陳三山”和其弟“陳三土”以前從大陸“福建省同安縣宗州府二十四都店前保竹仔林社”那裡帶過來的。農曆 3 月 15 日是保生大帝聖誕千秋，會有廟會來酬神。先祖來臺後，先定居於“湖北里早知港”，之後才來到甘蔗崙。我的祖太來這裡之後生了五房，五房長大後都散居各地，我家這房留居“甘蔗崙”老宅，另有兩房在“元長鄉鹿寮”，一房在“雲林大埤”，還有一房在“雲林虎尾”。“紫德宮”這間廟本身沒有建立很久，但是神明是非常有歷史性的。我們五房每年輪流供奉保生大帝和二太子元帥，例如輪到雲林大埤那一房，保生大帝和太子爺就會被請去他家供奉，也就是說到目前為止本廟的“家廟”成分較濃。在明和里內比較有特色的古蹟，就是在我家隔壁的望遠樓，他們跟我們都是有親戚關係的，你去問更老一輩的可以更了解。</p>	

訪談日期	2012/11/6
訪談地點	大糖里
受訪對象	黃嘉益(民國 26 年)
訪談內容	
<p>我父親在日據時期工作於北港的糖廠，當時為製糖技術工人，到民國 54 年退休之後來到大林定居，而我小時候就是在大糖里長大的。大林糖廠創設於民前三年（1908 年），日據時期大林糖廠是叫作“新高製糖株式會社”，當時的大糖里範圍並不是像現在那一區，是只有在糖廠範圍本身才叫“大糖”，到光復後因廠內人員縮減，廠區擴大後才把那一區改叫大糖里，當時廠內有將近五百戶左右。現在的大林國中日據時期為“大林尋常小學”，是以前的公學校。大糖里早期以日本人最多，還有雲林來的，北港來的，還有一小部分是苗栗來的客家人。有一位名叫駱火的先生原本是臺鐵的技術工人，但日據到光復後因糖廠福利好轉展到糖廠工作，也因此回苗栗邀約同鄉的居民來大糖里打拚，所以以前大林糖廠很奇怪，都是外地人口比較多，在這裡工作久了自然在大糖里定居。</p>	

訪談日期	2012/10/25
訪談地點	溝背里
受訪對象	里長簡牛(民國 39 年)
訪談內容	
<p>為土生土長的溝背里人，里長父親是從內林里招贅過來的，村里有七至八成左右都是姓江的，如果不是姓江的多是以前招贅來不然就是外地搬過來的，認真的來說這裡的江氏都是一大家族，而且我們這裡就是客家聚落。溝背里地名的由來我不太清楚，從小時候出生就是叫溝背里了，只知道內林里那邊有一條溝，而我們溝背在隔壁才會叫溝背里，這一里由三個小村莊組成的，庄名分別為尾厝角、大埕角、店仔角，溝背里旁邊緊鄰義和里和三角里，據我所知這裡的江氏祖先是從“福建省龍岩市永定縣高頭鄉”那裡來到溝背開基的，但是第幾代我可能就不清楚，早期溝背這邊還有種植菸葉呢，只不過都是三角里北勢那邊的來這裡種植，那時候種植菸葉要有菸牌才可以，不是說想種就可以隨便種，當時的管理非常嚴格，要你種植一千株你就只能遵守。</p> <p>本里文化資源就屬金林寺那間觀音佛祖廟，金林寺是我們溝背里和義和里還有內林里共有的廟，那間廟的歷史很久了，可是你要去問廟公會更清楚，再來就是本里的江姓濟陽堂祖祠，會定期舉辦江姓宗親會，宗親會到現在已經舉辦第五屆了，阿還有一間土地公廟，但那間土地公廟建廟到現在二十年左右，沒有很久。本里沒有什麼地景資源，但是有古厝四間，古厝的主人是 8 鄰的江永堪、3 鄰的江禹新、3 鄰的江瑞煊和一位三和國小退休校長江瑞潤先生家這四間房子都很有歷史性了，你可以去拜訪校長他知道的很多，溝背里還有六口井，這個井的歷史也很久了，可是現在水都被汙染就沒在使用了。</p> <p>這邊產業早期有種黃麻和菸葉，但菸葉剛剛講過不是本地人種植的，而黃麻是在民國 40 年前大量在種植，用來做布袋的，可是經濟效益不好之後才開始種植稻田，所以本里的產業都是農產，以稻米、竹筍、鳳梨為主。要更清楚知道溝背里我找幾位耆老，你再去訪問他們。</p>	

訪談日期	2012/10/24
訪談地點	過溪里
受訪對象	里長簡溪河
訪談內容	
<p>過溪里本區最大姓為簡氏，認真來說都是一大家族，因為早期姓簡的都是從內林里過來的，如果要找我們的族譜可能要去內林里的簡氏宗祠找才會比較清楚。過溪里由來是早期日據時期並沒有叫過溪這個詞，是光復以後這裡的人數增加，要來這裡得經過一條溪所以才會從原本大埔美段分成大美里和過溪里，不然日據時期這裡都稱作大埔美。這一里本身沒有廟宇，我們是和大美里來共祀一間廟，那間廟就是在大美里的泰寧宮。這裡的產業以農特產居多，六十幾年時是以種植水稻為主要經濟來源，之後效益不好就改種經濟效益高的，像是鳳梨、柑橘類的。本里較特殊的產業在 4 鄰那家自己有在做手工麵線，其餘的都是一些竹筍加工而已，我介紹幾個耆老你去訪問他們可能更清楚。</p>	

訪談日期	2012/10/24
訪談地點	過溪里
受訪對象	簡勝輝
訪談內容	
<p>我是從小時候就在過溪里出身長大，到大學時才到臺中逢甲大學念書，之後當完兵就在臺中從事貿易工作，現在偶爾休息會回來探望母親，我的阿祖氏簡繼誦先生為簡氏家族第 26 代了，到我現在是第 29 代，我的父親簡朝肯先生有任期過過溪里里長，但這是光復以後的事了，我們姓簡的和內林里姓簡的都有關係，像剛剛帶你來的那位過溪里里長都要叫我叔叔呢，我的祖先應該是第二十代從福建省漳州府南靖縣來過溪開基的，而我的這間房子到現在有七十五年歷史了，原本古厝是在旁邊但現在已經沒有了，不然那間古厝都有百年以上的歷史了。</p>	

訪談日期	2012/10/25
訪談地點	過溪里
受訪對象	張朝趾(民國 25 年)
訪談內容	
<p>我於民國 50 年時曾任過嘉義縣菜公店明和國小教師，到民國 68 年時才到雲林縣梅山國小當校長，從小就是過溪里油車店長大的，根據族譜我祖先原籍是從福建省漳州永定縣井下角那裡過來臺灣，最早第 16 代祖先是從坵子來到油車店落腳，到我已經第 21 代了，我的父親張庭坤在日據時期是當大埔美的保正，身後這棟房子是他所建造的。油車店是我們張姓祖先來到這裡種植花生，並開創油品加工廠，所以才叫油車店，早期油車店的土地幾乎都是我們張家祖先來所擁有的，68 年才把土地讓出來給其他居民，所以我們油車店姓張的很多。日據時期的過溪里是很重要的軍事基地，從三角里、過溪里到大美里這一省道以前都是軍事機場，在過溪里的崎頭那裡還曾經是彈藥庫。油車店以前有大量種植菸葉過，收割完後再送到現在大林的運動公園那裡，那邊曾經是收據點，當時種植管的很嚴，菸的種子是由專賣局統一發放，發芽後的菸苗還會一一點數量少一棵都不行，當時油車店的菸樓有 5 戶左右，現在剩下我這一戶，而現在油車店農產以培育文心蘭為主，市場國內國外都有。其次前面轉彎處是我家的祖厝，現在由堂兄弟管理，厝旁的老機器是“剉蕃薯簽機”，我認為現代人應該是很少見到，所以就把它保留下來。</p> <p>這座菸樓是在 1930 年代建造的，當時在大林是有一個菸草蒐集點，就設在現在的運動公園內，當初大概每一甲多的菸田就需設立一座菸樓，所以附近的菸樓有很多座，不過到現在只剩下這座，我是覺得要是拆掉了，那也就可能同時抹滅了當時的歷史記憶，所以就連裡面的設備一併把它保存下來，但是如要再將它修復，以我個人的力量來說是較大的負擔，如果未來能配合政府單位的建設，例如“城鄉再造”或者是所謂“客家意象空間”展示，我願意將它提供出來作為展館。</p>	

訪談日期	2012/12/4
訪談地點	東林里
受訪對象	江簡錦秀(民國 19 年)
訪談內容	
<p>我今年 84 歲，我是 39 歲嫁過來江家的，從小我是在西林里出生，而我爸爸早期原本住在三村里的潭墘，那時候臺糖正在招募員工，所以我爸爸就來西林里住然後結婚，之後我就跟著在臺糖工作的爸爸遷移到中坑里。東林里公園和旁邊的地都是我先生他們江家的，可是我先生過世了，我盡量把知道的告訴你，東林里公園在日據時期是酒樓，當初是做宴客用的，到民國七十幾年才捐出去來蓋東林里公園，以前東林里很多土地都是江家的，差不多有五百多甲，我公公那時候很有錢，出門都是騎馬，我公公叫江文蔚，日據時期和日本關係很好，也曾經到日本去念書，但後來公園旁那些土地產權糾紛，以及當時政府管理亂七八糟，什麼三七五減租，江家的地很多都被搶走了，現在只留下江家祖厝，那是日據時期建造的，可是慢慢地住在裡面的人都到外地去發展，又加上年久失修，小偷也常光顧，就不去管它了，江家的人老一輩的都不在了，其他的都在外地，大林只有我在這裡。聽我先生說他們江家的祖先是從三和里的林子頭遷移來東林里，但再往上追溯我就不清楚了，族譜在我兒子那邊，可惜他人在高雄。</p>	

訪談日期	2012/12/4
訪談地點	東林里
受訪對象	曾劉素真(民國 18 年)
訪談內容	
<p>在日據時期大林鎮東林里 1 鄰那邊叫街頭，大林火車站前叫街尾，因為早期大林鎮上最先熱鬧的其實是東林里 1 鄰那邊，後來才拓開，我的曾祖父曾平連(光緒十三年生)原本是三角里北勢的人，爾後因為到海口(布袋、坵子)做生意，慢慢有積蓄後才在東林里這邊買了很多地，中興路以前一邊是江家的地一邊則是我們曾家的地，但是之後政府的耕者有其田政策，我們曾家的地才減少，不然那些錢都是我曾祖父靠努力賺錢慢慢累積的呢。我聽我爸爸說，其實江家的那些地日據時期本來是日本人的，之後戰敗撤回，剛好江家跟日本又很好才把土地都給他們，大林地下道上來右邊那以前是馬場。我在三角里那邊有一個曾氏的公廳，有一位親戚叫曾嘉治先生他之前在臺北補習班教數學，退休後都專門在做文史調查的，所以我得知我的祖先原籍是福建省汀洲府永定縣金豐里高頭鄉田高坑來到臺灣，三角里那邊有一區全部都是客家人，但他們是比較後期的，最早的是我們。</p>	

訪談日期	2012/10/28
訪談地點	吉林里
受訪對象	徐茂盛(民國 31 年)
訪談內容	
<p>從小就是吉林里出身的，但我的父親是從苗栗公館那邊移居到吉林里，當時因為做生意才來到大林，日據時期來到大林後在中坑里的芎蕉山那裡有人家在種相思樹，我爸爸是利用相思樹的木材來做成木炭，再運過來吉林里賣，那時候都是燒木炭的，沒有在使用瓦斯，可是之後因為生活方式改變，後來才又改經營碾米廠。根據我族譜記載，祖先原籍是廣東省潮州府太埔縣高坡市古埗南坑鄉，當初來臺開基的是一位何氏女太祖，她是第 11 代，差不多是乾隆前來的，到現在我都還會回去苗栗通霄祭祖，而我是第 18 代了。現在我還是會用客家話來和朋友聊天，但是很少啦，除非知道對方也會講客家話，不然大家都用福佬話來溝通，像我孫子就不會講，和兒女溝通也都用福佬話，根本沒有那個環境，我覺得現在的環境和教育很奇怪，像我孫子看的卡通都是國語，然後學校再來開設河洛語課，這樣很不對，而且都講國語和老一輩的就會有隔閡。而我的太太也是三義來的客家人，我家裡偶爾還是會煮客家菜，早期會做客家麻糬，可是要特定節日像是過年才會準備，平常夫妻在家就隨便煮。我這裡常常是客家人的聚集地，也有很多鄰居都會來我這裡聊天，其實像三角里那有些姓徐的跟我以前都是同一個源頭，也就是我爸爸第 17 那一代又分散出去的。</p>	

訪談日期	2012/12/5
訪談地點	吉林里
受訪對象	郭福(民國 20 年)
訪談內容	
<p>我本身不是鎮上的人，但我太太是吉林里人，我是在民國 62 年從湖底才搬來吉林里，我們明華里湖底那整庄都是姓郭的，當時來這邊是租房子，然後我是在市場裡面擺攤子做生意，到後來才有房子開雜貨店，我在湖底那邊有郭氏的公廳，我們湖底那庄姓郭的全部都是客家人，我祖先是廣東海豐來的，像妳訪問過的郭進利老師他和我都有親戚關係。</p>	

訪談日期	2012/12/6
訪談地點	吉林里
受訪對象	陳美珍(民國 37 年)
訪談內容	
<p>我們客家人都過農曆啦，沒在過國曆的，我的爺爺奶奶一開始是住在大陸廣東梅縣，爺爺姓陳，奶奶姓劉，當時廣東很苦啊，我爺爺就是跑到哪遷移到哪，我爺爺說他去印尼還是游水過去的，這是真的還假的我也不知道，剛到印尼是住在很窮的地方，阿現在我父母親是住在野加達，到不知道幾年過去印尼的，只記得我爺爺很愛喝酒，然後到印尼再生我爸爸，我爺爺生了 4 個男生 3 個女生，我爺爺到印尼後就沒有回過大陸了，那時候到印尼非常辛苦喔，之後到了我爸爸的時候生活才比別人好過一點，有的人都沒飯吃很辛苦，那時候家裡就請了那種有學問的人來教我們讀書，可是只要聽到有警察來搜的時候我們都把書丟到棺材裡面去，人家以前都會放棺材你知道嗎，會來搜呢，當時印尼不可以讀中文，現在可以了啦，你們很多臺灣人去那邊教書，我媽媽也是印尼的華僑，我媽媽就不知道哪裡過去印尼的，跟我奶奶一樣姓劉，可是我媽媽一樣跟我們講客家話呢，客家人最細膩很謹慎，像我有什麼東西就會保留起來不敢丟，我爺爺那時候是作稻米生意的，以前的人沒有開碾米廠你知道嗎，都是人家把稻子收割後賣給我爺爺，然後那些稻米就囤在店裡，等有一些人沒有生產稻米可以吃再借給他，等他有能力再還，到我爸爸就是做生意開雜貨店，店裡有賣鹽巴布料，不像現在的店都各別賣，然後印尼有出產橡膠，別人都去收那個橡膠賣給我爸爸，那看那些人要鹽要米再給他們，我以前在印尼家裡媽媽平常就是煮客家菜，像那個梅干扣肉、魷魚炒豆干的小炒阿、和苦瓜裡面塞肉末、豬腸炒鳳梨阿、鹹菜、還有豬肚滾那個胡椒粒然後再切一切，還有苦瓜炒蛋，可是那個蛋不是鹹蛋喔，人家以前我媽媽煮就是一般的蛋白，尤其過年過節更會準備，到臺灣後是逢年過節才會準備，你知道準備客家菜很費工夫的，客家人拜拜一定要用豆干、魷魚、一隻雞。我爺爺奶奶以前就是信佛教了，我也是，。我跟你說，我聽說早期臺灣是先有原住民，第二個是客家人，我是聽人家說的啦，臺灣早期其實是客家人的，地也是客家人的，可是當時臺灣政府就把客家人冷落掉吼，真的很不應該，你們都說會講客家話才是客家人，這怎麼對，很多客家人都已經不會講客家話了，像我大兒子還會講，我小兒子就不想學阿，因為大家都是講國語臺語阿，我想以前政府是不是要把客家人滅掉阿，不然很多人好像都不喜歡客家人耶，現在才有客家電臺，才比較重視客家人。我 31 歲來臺灣到現在有 27 年左右了，是阿姨帶我來的，先到桃園中壢但住沒有多久人家就介紹我先生，才從北部嫁過來大林，你們臺灣比較好。</p>	

訪談日期	2012/12/6
訪談地點	吉林里
受訪對象	樊豐正(民國 26 年)
訪談內容	
<p>原本是住在平林里的樊厝，民國 37 年搬來這裡，父親早期是務農的，後來改做生意才過來鎮上，我以前是在郵局上班，是整個郵局的局長，先是在大林的郵局然後又到雲林，退休後我就從事社會服務的工作，成立了樊賜生文化藝術基金會，是為了紀念我爸爸，我爸爸過世後從他的遺產拿出來創立這個基金會，來作為文化、藝術、教育的貢獻，當初這間房子叫江山樓酒家在我買了之後才改成住家，我這族譜很完整，我祖先是從福建羅源縣過來的，全省只有平林里的樊厝有祠堂，所以樊氏宗親會都會來這裡祭拜。以前大林有四間戲院，但有三間是我們的，就是大林戲院、萬國戲院和平林里的新興戲院，大林戲院拆掉了，改成樊賜生紀念會館，就是現在賣臭豆腐的那邊，那萬國戲院和新興戲院都還在。</p>	

訪談日期	2012/12/7
訪談地點	三和里
受訪對象	賴姓宗祠
訪談內容	
<p>根據本里賴姓宗祠內的匾額所記載，其先祖為清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 年)漳州府南靖縣永豐里吳宅社(現南靖縣船場鎮梧宅村)賴國訪及賴國讀兩兄弟帶著族人至此開墾，賴姓宗祠位於三和里的林子前，目前仍以賴姓族人佔大多數。</p>	

訪談日期	2012/9/18
訪談地點	西結里辦公處
受訪對象	里長陳建昌
訪談內容	
<p>本里人口數: 882 人，本里的陳井寮大部分居民的祖先是從福建省同安縣來到此地開墾，因此當地以陳氏為最大宗，據歷史記載是陳福生先民最早來此地拓墾，西結里以 162 縣道分為兩區，分別為菜園和陳井寮，早期西結里有種植經濟作物黃麻，並用黃麻來做布袋和衣物，另外還有鹹草，是用來做草蓆當時也有外銷到國外，但這兩項產業在時代的變遷下已沒落，現今已無這兩項產業存在，本里的客家人我只知道我太太就是從萬巒嫁過來的客家人，她不會用客語和我們溝通，因為我不會，但偶爾會準備客家菜。</p>	

訪談日期	2012/10/23
訪談地點	明華里
受訪對象	郭進利(民國 30 年)
訪談內容	
<p>我本身是大林國中退休教師，退休到現在已經第 16 年了，以前有到臺北念書，從臺大政治學系畢業的，是為土生土長的湖底人。我拿的這個族譜沒有記載很多，以前祖先不認識字就沒有像別人的族譜紀錄的那麼完整，族譜上寫原籍是廣東省惠州府海豐縣全錫都郊社勺山邊鄉人氏轉居，第一代祖先由兩位兄弟來臺開基，分別為郭兆陽和郭兆麟，其實有三位，只是有一位又回大陸去了，湖底郭家傳到我是第八代，整個湖底有五十多戶都姓郭，整庄都是大家族，假如不是姓郭的就是早期招贅近來或是搬進來的，祖先以前來這裡就是以務農為生活方式，當時真的很困苦，湖底唯一一座廟就是我們的郭姓宗祠，以前每家每戶都沒有神祖牌，才決議說來蓋個宗祠，把族譜上的歷代祖先名字刻在神祖牌上讓大家來供奉，至於宗祠什麼時候有我就不清楚了，這個宗祠從我出生就有了，我們沒有宗親會，但是清明節或重陽節大家會聚在宗祠一起祭拜，我們還有祖墳在明華里湖底的西邊，祖墳上就寫著海豐。</p>	

訪談日期	2012/10/4
訪談地點	明華里
受訪對象	徐明忠(民國 30 年)
訪談內容	
<p>早期第 13 代祖先從大陸過來臺灣開基，祖籍為福建省漳州南靖新埤堡岸塔設牛罵山頂，道光 16 年正月遷至雲林虎尾二崙，之後遷移至雲林大埤，又因故遷至嘉義，最後因為做生意而定居下埤頭。根據口述，受訪者徐先生的祖父來下埤頭時因感覺地理風水良好，決定買下土地，往後徐家子孫果然成就非凡，多為律師之職，光復後徐明忠先生的爸爸任期大林鎮第一任里長，而徐先生的叔公曾為大林鎮鎮長，在徐先生 17 歲時，因母親偶爾會到民雄的江厝店地方廟宇祭拜，地方廟宇供奉的三山國王二王顯示說要來徐先生家，因而迎三山國王來家裡供奉，定期於農曆的 1 號和 15 號為神明扮仙。徐明忠先生的叔徐振崑先生，西元 1927 年生，為大林鎮第九、十屆鎮長，嘉義縣第十二屆議員。</p>	

訪談日期	2012/10/4
訪談地點	明華里
受訪對象	賴瑞煌(民國 24 年)
訪談內容	
<p>我曾經擔任過大林鎮明華里第 12、13、14、16 任里長，早期祖先自漳州移居廣東省海豐縣，後來再搬來“大莆林”拓墾，據賴瑞煌先生口述他家為詔安客，早期最先來臺開基的祖先是賴秀平，當時賴秀平祖先是第 8 代，至今賴瑞煌先生為第 16 代。在下埤頭的 3 鄰和 4 鄰多住賴氏居民，而這些賴氏居民均為同一家族，但環境改變開始有些家族外移，現有的賴姓家族為十多戶左右，賴瑞煌先生和賴重明先生為系出同源的賴氏大家族，早期的“賴英才古厝”是在賴瑞煌先生家的後面，當時賴英才因作生意而賺了不少錢，才又買地在 3 鄰那裡，賴瑞煌先生家最為特別的是屋頂的古文物，賴瑞煌先生稱古文物叫風獅爺，是因為早期當地土匪甚多，清朝咸豐時祖先從大陸拿過來的，主要為嚇阻土匪用之，當時能擁有風獅爺代表著這一戶人家非同小可，現在風獅爺的肚子裡還有當時咸豐時期的銀幣。</p>	

訪談日期	2012/11/22
訪談地點	上林里
受訪對象	孫家榕、劉桃(民國 29 年)
訪談內容	
<p>我和我婆婆劉桃女士都是從外村嫁過來的。再據劉桃女士表示：年輕時從“三角里”的“北勢聚落”嫁過來上林里的簡溪美先生家，而他父親是從別的地方被招贅到三角里的，母親則是三角里的江姓家族。也就是說目前本里江姓當初大都是由三角里遷來的，而簡姓則是從是內林里遷來此地居住。</p>	

訪談日期	2012/11/22
訪談地點	上林里
受訪對象	里長簡和代(民國 31 年)
訪談內容	
<p>上林里早期地名日據時期原本叫頂員林，在光復之後才分為上林里，這裡姓簡的幾乎都是同一個源頭。我們上林里雖然都是老年人口居多，可是還是很熱鬧，因為有一棟宿舍叫集賢樓就蓋在這裡，以前都是租給南華大學的學生，現在被做相機的佳能日商公司給租下來作為員工宿舍了，還有一座天然埤塘叫頂員林大埤，那邊有經過環境美化，很多人都喜歡跑去那裡釣魚。</p> <p>至於本村陳家古厝我可以帶你們去參觀，不過由於陳家人大都已外遷所以祖厝現已較為破敗，只留下部分殘跡但是由牆面的圖畫和斗拱雕刻上還可以看出來，當時是很用心建造，不過聽說他們後人最近有整建計畫，但應該是改建成現代屋舍。</p>	

訪談日期	2012/11/22
訪談地點	上林里
受訪對象	楊清吉(民國 30 年)
訪談內容	
<p>我是從以前阿祖、阿公那時候就在上林里，連我的子孫算來至少有六代以上，所以可說是土生土長的上林人。我們上林這裡就屬姓楊的為最大姓，再來是姓陳的。姓楊的子孫有一部分遷移到桃園，而桃園有個很大的楊氏宗親會，其原籍也是和我們楊家的公廳牌位上寫“宏農”一樣，所以也有加入那個宗親會。不過也聽說當初是從大陸龍溪遷來臺灣，但是沒有很正確的證據可以證明。</p> <p>我身後這棟房子是我們楊家的祖厝，裡面的神龕上祭祀歷代祖先的牌位，因我受教育較少不能完整敘述祖先遷臺過程，不過我聽說像我們這樣保存歷代祖先牌位的族群，應和漳州傳統客家祭拜方式雷同。(註：根據本研究比對，楊家與中林里張連古厝祭祀神龕相似，同時與張家皆為漳州龍溪遷臺拓墾。)</p>	

訪談日期	2012/9/27
訪談地點	中坑里
受訪對象	陳謝雪、陳建言(民國 51 年)、陳簡鉗
訪談內容	
<p>陳姓家族在中坑里沙崙聚落算是最大的族群，我的曾祖父本姓張生於南投縣名間鄉虎仔坑，因有一長輩“刊”嫁給“陳樹”（當時陳樹亦居住於南投縣名間鄉虎仔坑），生一子名為陳功力，與楊氏顏結婚之後，在“道光到光緒”年間搬到嘉義縣民雄鄉山仔腳內澳（大林鎮中坑里），生三子：陳順水、陳淺、陳連。因“陳淺”與“簡氏改”未生育，所以就回娘家領養“張心婦”與“張林好”之三男，也就是我曾祖父，並取名為“陳梓”，所以我們家是所謂“張骨陳皮”，根據我曾祖父所留下的家譜記載，陳家祖先是從“福建省漳州漳浦縣南香義府”移民來臺。圖中還有我們家的輩分記載，到現在已經傳到“緒”字輩，人丁在整個中坑聚落算是最多的。</p> <p>至於在中坑里沙崙聚落內，是有林海底先生及許維釧先生兩家人，在日據時期就種菸葉，聽說是因為認識當時在專賣局任職的翁姓主任，所以經其協助之後開始種植菸葉，不過你們還是要去問他們比較知道。還有中坑確實是有客家族群居住，大都在“崩埤仔”附近，現在該處應該還有三戶人家，可以確定的是其中一戶姓徐的是客家籍，聽說他們當初是由新竹地區移民過來的，算來住在此地也應該將近百來年了，他們家還有一房搬到明華里居住。還有這邊有一個國軍中坑營區，雖然是個訓練中心，但是當初從大陸轉進過來的老兵之中也有客家籍人士，退伍之後有幾位就留居在此地。</p>	

訪談日期	2012/10/4
訪談地點	中坑里
受訪對象	劉家印、里長劉清源(民國 40 年)、劉通藏(民國 6 年)
訪談內容	
<p>劉通藏先生口述：我們家最早是由我祖父隨同鄉移民從唐山來臺灣，落腳在“彰化羅厝庄”住了一段時間，在當時就信奉天主教，後來由於生活困苦再與兒子劉柱（民前 27 年 6 月 14 日生）遷住本地，至於祖籍是在哪裡，由於當時生活困苦祖父較早去世倒也不太知道，不過可以確定的是當初來臺時是與鄉親族人居住在“彰化羅厝庄”，這部分我有記載父親之後的族譜。還有我們與中坑里的大姓“劉”性族群雖然同樣姓劉，但並不是親族，不過在祖父時期就認識，至於是否一起來中坑開墾就不太知道，你可以問劉家印先生他比較瞭解。</p> <p>劉家印先生口述：我們家族祖籍是“廣東省、饒平縣、嶺腳鄉、城下社”現在居住於中坑里約有二百多人，最近才由我的堂弟完成族譜，我是第十九世（。以下是族譜前言：“...猶記得 40 年前，先父一再耳提面命告知我，大林中坑劉氏祖先來自於民雄義橋（鬼屋），先遷徙至民雄山仔腳，因生活艱困加上又無子嗣繼承香火，在不得以情況下跟吳氏家族領養一位男孩後，再遷徙至大林田寮，而領養吳氏家族這位男孩名子叫吳海，來到劉氏家庭後即改名為劉光添，不可否認的，大林中坑劉氏的開基祖先（第 13 代）劉光添公是也。也因為有這一層血緣關係，因此先父曾說我們都是“吳骨劉皮”，後代的人應切忌與吳氏有婚姻關係，以及老祖先來自於廣東省饒平縣（屬客家人），希望不要忘本。回想今年 6 月初，參加劉光添公的母親（李慈順媽）等骨灰甕奉厝於大林鎮甘蔗崙第二公墓的靈骨塔時，請教在現場的宗親們，對於祖先的來龍去脈一知半解，追根究底乃我們的劉氏族譜遲遲未能建立所致，因此在我內心中燃起一絲絲為宗親擔起建立族譜的渴望。也因為有這種強烈的動機使命，才能克服種種的難度，在三個月內加以完成“大林鎮中坑里劉氏族譜”，足以告慰劉氏宗親們。族譜的編列可說千頭萬緒，如資料蒐集、訪談、整理、電腦建檔等等，在訪談過程中值得加以描述的，乃要感謝民雄鄉前鄉長劉郁彥宗長、劉清智宗親等，為了找尋咱們第 12 代的祖先，如文思公、邵宗公、時璋公、時昂公、時陣公、時對公、澄海公、肅善公、弘耀公等九位先祖，不辭心勞訪視上述九位旁系的晚輩族群，但所得到的答案不盡我意，可能要花費更長時間來加以探尋，為今之計，暫時在第 12 代的這九位先祖名下打一個？，期待未來有心的宗親加以完成接續。在編列過程中，曾經邀請宗長劉溪、劉慶周、劉兆雲、劉倉乾、劉聰妙、劉聰麟等，以及宗親劉建彰、劉建賀、劉境鎮等群聚一堂，共同探討各房的正確排序、祖籍地、祖先遷徙的過程共識等等。本人在此由衷的</p>	

感謝參予的各位宗長、宗親們，以及提供各房日據時代的戶籍謄本，好讓資料能詳實正確的顯現出來，能在短短的時間內達成我大林鎮中坑里劉氏族譜，乃大家共同的努力所促成。西元 2008 年 8 月 28 日劉聰信謹誌”。所以我們家是道地的客家族群，不過因來臺過久已經不會講客家話。

還有在“崩埤仔”也住了一些客家族群，不過好像也不太會講客家話，還有“芎蕉山”那邊也住有一些客籍人家。至於菸葉的種植之前大都由“崩埤仔”附近林海底先生以及許維釧先生種的最多，同時他們現在還保存著菸樓。而且好像也是從彰化或員林附近遷來此地很久了，。至於他們是否為客家籍人士，你們可以自己去問。

訪談日期	2013/1/3
訪談地點	內林里
受訪對象	里長簡和仁
訪談內容	
<p>本里里民幾乎都是姓簡，是為同一家族，根據我們族譜記載，為清康熙的後期，福建漳州府南靖縣人簡媽生帶領族人到此拓墾，至 1723 年(雍正元年)，簡氏設會益公壹佰股祭祀公業，1741 年(乾隆六年)在內林創立追來廟(簡氏家廟)，奉祀簡氏來臺始祖及南靖一世祖，來臺第三世簡拔於 1744 年(乾隆九年)甲子舉人，是臺灣首辦科舉中式者。簡姓後裔族人至今仍過著農耕生活，但保有書香人文的傳統。</p>	